

# 世界史綱

日本上田茂樹著

柳島生譯



百衲書店

上海·廣州

室  
書



## 譯 者 序

這本書是專門譯給中國的革命青年看的。

生活在這個社會轉換期前夜的中國青年，他們之負有何種重大的使命，已是用不着明說的事。

這本書却是供給他們認識這個世界從古以來的真面目，理解目下這個世界所以形成的過程，更預定這個世界未來進路的方向；換言之即幫助他們獲得在實行革命——社會的變革上的一種武器，一種把握，一種心得。

舊的歷史書並不算少。但據譯者自己從前在學

被讀書的經驗，深切地感覺到那些書是不足供我們應用，未能解答我們的問題的：譬如我們需要知道爲人類歷史的根柢的究竟是什麼？自古以來的支配階級爲什麼又是怎樣的壓迫民衆？自古以來的被支配階級是如何的爲本身利益向支配階級鬥爭？又帝國主義是什麼，如何產生？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又未來的世界會變成怎樣？資本主義何以會必然的趨於崩潰？凡這種種問題，那些書都沒有明白清楚地告訴我們，那些書只可說是一種巧妙的說辭，一種迴避真理的記述，一種含有麻醉意味的藥劑。爲什麼它們要這樣？不爲別的，只爲著作那些書的‘學者’，都是所謂‘御用學者’，都是以支配階級的利害爲利害的。他們之必然地要把歷史事實曲解或迴避，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所以我們飢寒臨頭的被壓迫階級的青年，便也沒有去把玩那些書的必要，何況我們本來也沒有去玩味的餘裕。

本書呢，却是站在我們的立場——被剝削被搾取階級的立場來敘述，足以當作革命的武器去把握的。

本書原作寫至一九二四年爲止、題自一九二五

年以後的三四年間，世界已發生不少的變動，至少在我們中國，便有天大的變動出現，因此譯者自己又搜集材料，把近數年來國際各方面的偉的事件的變動，寫作本書的補編，使讀者並能瞭然於現代國際政局之真相。讀者讀過本書的正編補編之後，倘若能够正確地意識着自己應立的立場，在這偉大的歷史轉換期的程途中，不至於徘徊歧途，而興茫茫何之之歎，則譯者編譯本書的微忱了就算達到了。(1)

譯者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寫

註 補編在本版中已刪去，詳見再版者貸言。

## 再版贅言

正如譯者序中所說，這本書的初版後面，是附有譯者自己搜集材料所寫的補編，敘述着一九二四年以後三四年間的世界變動的。但我們在這次再版本把它去掉了。我們認為（一）原書自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加上補編，反顯得不甚一貫。（二）譯者的補編雖自正確的立場出發，但因事件發生的時間過近，有許多還未曾發展到可作結論的時候，因之當時的觀察還不能作為定論。（三）一九二四年以後的世界現勢，我們可以在許多別的文獻上找到比補編更詳細的紀載。——因此三點，我們覺得這補編沒有附加的必要。

末了，我們要告訴讀者的是，本書的譯者已在本書初版後不久逝世。我們在此謹致由衷的哀悼。

出版者 1938, 8, 9。

## 目 錄

譯者序	III
再版贅言	VI
緒言	1
第一章 地球之進化與人類之由來	7
第二章 原始人之社會與勞動	11
第三章 財產之起源與初期文明	21
第四章 希臘與羅馬之國家	30
第五章 封建制度與基爾特之組織	40
第六章 自由思想與資產階級的革命	54
第七章 科學的發達與產業革命	77
第八章 資本主義與勞動階級	94
第九章 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	128
第十章 歷史的發展與社會主義	154

(VII)

## 緒 言

### （階級社會之歷史研究法）

歷史爲人類進化的記錄。但這種記錄，不止是文書的紀錄而已，在地下數千尺深的地層裏，也刻着歷史最初的記錄。生物學者所謂“岩石之過去帳”卽是爲人類遠祖之希奇動物的形態，化爲鮮明的化石而殘留着的。舉凡他們的朋友，他們的仇敵，乃至作爲維持他們生命的食料的各種生物以及爲他們所生息的這個世界的變異，無不留爲這種地底的記錄。這種記錄已有了十萬萬年以上的長時間，而誦讀這種歷史，且翻譯之爲文字，全是地質學者與生物



學者的任務 歷史的前半，即人類創生的歷史，就都包含在這中間。

歷史的後半乃是人類成長的歷史。距今約五萬年前，地面上開始有‘真的人類’出現；他們的漸次進化，漸次成長，漸次征服自然環境的過程，就構成了這個全時代的歷史。這個歷史猶未終了，猶在繼續着未來。

然雖到了這個時代，歷史的紀錄尚不是直接用文字寫的。最初是由考古學者從埋沒地中的石器，土器，銅器等種種遺物或在洞窟內的壁畫，而讀着歷史的紀錄。還有人類學者從現在的蠻人生活裏，而見着活活的歷史的紀錄。再有歷史家從古代荒唐的傳說與神話中，窺破了赤裸裸的歷史的事實。這樣漸漸到了有文字歷史的時代，但所記錄的全部仍然不能算為完全正確的歷史。為什麼呢？因為這種紀錄是由當時代當地方的支配者，為他們本身的利益而有所加減曲解以成的。所以這種歷史是支配階級的歷史。原來支配階級為要維持他們的支配權，為要麻木或轉移被支配階級的反抗心，就得向民衆的頭腦注入一種虛偽的歷史。馬克思(Karl Marx)雖說過(宗

教是鴉片’的話，實則更可說‘歷史乃酒精’。被這種歷史的酒精所沉醉的民衆，在支配階級看來，當是如何容易統馭的民衆啊！然而這個決不是真的歷史。

以前我們在學校所學的歷史，是整軍經武的歷史，是窮兵黷武的英雄，陰謀篡竊的奸臣，龐然自大引起民族反感從事侵畧剝削的歷史；我們從那裏，是看不出潛在底面的真的歷史——人類爲生存與繁榮而從事勞動以及勞動方法逐漸變遷與發達的歷史的。要看出這種真的歷史，是非有歷史家那種解剖美妙離奇的神話的冷靜頭腦，與人類學者那種從未開化土人的習俗中攷出太古時代紀錄的聰明以及考古學者那種從一枚石器上察知古代人生活的慧眼是不會成功的，而且還可以說這是頂難的事業。因爲自然界所殘存的紀錄，一看似極不完全，却是正直而粗樸，反之支配階級所傳下的紀錄，初見似極完全詳細，實則多爲粉飾之辭，或者故意遺漏，或者存心曲解的。

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父，又爲世界被壓迫階級導師的卡爾馬克思，實在更是個這種頂難的真的歷史研究大事業的創造者。因爲他定出有名的唯物史觀

之公式，可以作為開始這種研究又完成這種研究的一貫的指針，而且自己還留給後人以應用的範型。

歷史如上所述，是人類漸次征服其環境的一種過程的紀錄。換言之，即是人類為支配其環境所用的手段發達的歷史。這種發達是這樣的：由勞動手段的發達——即生產機關的變遷，成為運用這種機關者之利害關係——即經濟制度的變遷，又成為在這關係中所形成的諸階級間之支配關係——即政治組織的變遷，更成為在這種社會生活土壤上所萌芽的宗教，科學，藝術，道德等等一切文化的變遷。

因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主張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遷是政治的上部構造變遷的先導。換句話，人類在其生活資料共同生產中，各應其不同的生產手段——即物質的生產力各異的發展階段，入於必然的超意志的社會關係；這個生產力的發展，才是社會進化的基點：他是這樣說的。

然而這個生產手段是不絕地變化，生產力是不絕地發展的，社會制度雖也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以存立，但在某一定期間，却有繼續的固定的性質；故當初生產力與社會制度保持圓滿的調和後來

因生產力的發展，這種調和便破壞了；這彷彿當初保護卵黃的卵殼，以後又變為禁閉雞的牢獄一樣，社會制度如今不助生產力發展，反而成為妨礙生產力的桎梏了。如此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社會制度發生衝突，從而運轉這個新生產力的革命的新興階級與保持舊社會制度的保守的支配階級中間就有了鬥爭。這個階級鬥爭，才正是社會進化的直接的推進力，其結果就要實現世界革命。‘從來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世界革命便是歷史發展過程上必然的一個階梯；革命的新興階級，是生而具有必然勝利的運命的。

然唯物史觀雖是這樣的說社會的物質的條件，可以預定歷史進化之必然的過程；但若把這個認為單純的機械的宿命論便錯了。這就因為造人類的歷史者也即為人類自身之故。人的意志和行動，固然由於社會的環境——究其極即是經濟的條件——所決定；這就是說，某種一定的經濟組織，固然要生出用某種一定意志發生一定行動的一定階級；然而這個階級的意志和行動——又必然的在歷史進化的過程上發起作用，促進這個進化；所以倘若沒有階級的意

志和行動，歷史的進化決不是必然的，不，且反足以引起全社會的衰退和滅亡。

以上我們對於唯物史觀的理論雖然簡單的涉獵過了，然離實際的理論在我們是無用的。同時，忽視理論祇知羅列事實，於我們也無什麼益處。這種沒有一貫的理論做骨幹的歷史，不過是無意味的敘述的連續；即使不變為麻痺我們階級意識的毒酒，終也不能成為培養我們思想的肥料，故我們以為今當根據這種理論的光，來燭照古今歷史的事實，更要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說從實際上善為理解，同時也當從混和着鴉片，酒精及其他諸種毒素的支配階級的歷史中，盡力地選出世界人類真的歷史來。

倘若我們這樣研究的結果，能够明白在從前時代的被支配階級是處於如何的地位與境遇，為我們先輩的他們是如何的發見向自由之道路，又我們自身應該如何解放本階級與支配階級戰爭以獲得決定的勝利；且益能深深地覺悟到在社會進化必然的過程上，我們被壓迫階級之歷史的使命何在。那麼便是卡爾馬克思唯物史觀說之恩物了。

# 第一章

## 地球之進化與人類之由來

舊約聖經爲人類最古的歷史文書之一，凡讀過這書的人 都會知道在這上面曾寫着下面的幾種話：如唯一萬能的上帝創造了全宇宙；又在爲宇宙中心的地球上，造出了人類最初的祖先亞當與夏娃。更說上帝做成這件大事業 僅僅黑暗了六晝夜的工夫，到第七日便見光明。那時候的世界，已和今日我們所見的一樣：有山川草木，有鳥獸蟲魚。上帝工作完畢以後 看看他所創造的這個宇宙的光景，覺得很好。於是就第定七日爲安息日。五千年來——這是聖經

的著者所算定的宇宙的年齡——宇宙依然保持其原形而不變，即將來也當不會變更：這些都是聖經所告訴我們的。在現在就是小學校的學生，固然也不肯相信有這麼一回事；但在以前，這些教訓却當作不可動搖的真理，為多數人所信仰。而且當這些教訓為一般人所信仰時，上帝的僕役(僧侶)與上帝的代表(王)等就得自由自在地驅使并擄取上帝所造的民衆。

然我們要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成長變化的，並不是天生固定的。後來我們由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產生了地動說與進化論的知識，所以就把舊約的教訓推翻無餘了。地質學者掘入地球之內部，竟發見了與今日完全不同的各種植物的遺迹。再往下掘時，他們就發見地球原由各種地層所組成，而各地層都是曾在某時期做過地球的表面；故在各地層中所藏種種動植物的化石，也即為曾在某時期生長於地球表面動植物的遺迹；地質學者又從研究這些地層之形狀與構成的結果，得將自形成地球以迄於現在狀態的進化過程與其年數，作約略的推定。

這樣，我們今日所得知的，地球年齡大約已有十

六萬萬年之久。據天文學者所說，地球在最初的時候，是一團火焰，用非常的速度自轉，也用非常的速度繞太陽的周圍而轉。後來這塊火焰有一部分分裂出來，就成爲月；所殘留的部分，經過了許多年代之後——雖說如此，但這個年代距有史時代還是很遠很遠——逐漸冷却硬化，其運動的速度變爲和緩；最後晝夜的時間和週年的長度始成爲和今日相彷彿。又當地球逐漸冷却時，在它的轉動不息的半液體的表面上，生起了一層薄膜似的地殼。這地殼經過幾度龜裂，融解凝固以後，就一點點地加厚，形成了爲今日地質學者所知道的最古的地層。在這個地層上，尙未見有何等生命的遺跡，故名之爲無生代岩層。又在這時候，包圍地球四周的沸騰着的水蒸氣，凝結而爲液體，便由地面的高處流集凹處，這就成爲今日的河流與海洋的起原。

後來地球的構成愈變爲複雜了。有新的原子及原子的合成物產生出來，最後更發生了有生命特徵之不可思議的複雜的化合物，即所謂細胞者是。生物這一種物體，最初以外界吸收營養而成長，繼爲保存種族而蕃殖，終而至於枯死的，它的最初究竟如何發



生，我們是不十分明白；但初期的生命，一定是在水中以阿米巴與綠渣之形態而開始，這是有很多可信的根據的。地質學者稱呼有這種生物遺跡的地層為古生代岩層，這時代就稱為古生代。

學者順次研究各種地層的結果，又知道了地球的到達現今的形態：不知經過了幾度的天災地變，或是急激的大變動，或是迂緩的小變動。其原因是：一爲了地球自身迄今就未真真堅固，二爲了地軸的移動，氣象發生變化，所以噴火與地震相繼而起；或則長期的降雨，把地面的大部分化爲沼澤；或則在某時期，又爲廣大的冰山所閉塞。因此平原會得漸漸地隆起而變爲山脈；山嶽也會忽然陷落而成爲海底。氣候與地質既有如此的變化，地上的生物自然也不得不有非常的更動了。

生命的生活力看似薄弱，實則強大。地球上的大變化，好像會把一切生命全部覆滅；但因進化的原則，那些最能適應於自然變化的生物，還是殘留，而且它的生命之根益發廣大。到了中生代的地層，我們可以見到從來在水底的生物逐漸向水邊濕地發展的痕迹。水蘊離水而成爲有根與幹的植物，水棲動物則

成爲有強韌的皮膚與肺的水陸兩棲的爬蟲類了。這個中生代岩層的特徵，是有巨大的翼手龍等的化石與沼澤林的遺跡之石炭層。等到入於新生代，地球益發變冷，益發接近今日的形態。植物蔓延於乾燥的平原，包圍山麓；和今日同樣的鳥類及有毛皮與溫血的哺乳類也發現了。

後期新生代之初——距今約六十萬年以前——人類的祖先方纔出現，但“人類”既決不是猿的子孫，也決不是以那時代的地層中可以看出遺跡的前人的後代。雖然從他們的骨骼上，得以想像有和我們的祖先相共通之點，然也只如此而已，可決不能算爲我們真真的祖先。那些前人約在五十萬年前生存于地球上，其中最主要的，爲所謂Neanderthal，在南部歐洲與北部亞洲的各地可以發見他們的遺迹。他們大概在洞窟中與家族共同棲息，削石爲武器，又埋屍體于地下。然以顎骨的形狀判斷起來，他們是否具有有音節的言語，還是疑問。他們一直到“真人”起而代之之時爲止，大約生存了十萬乃至二十萬年的長時期。

自從到了後期新生代以至距今約四萬年以前，全地球的氣候與地勢來了幾次大變動。在某時期，

向來很溫暖的地方也為冰河所封鎖，生長在那裏的動植物幾乎全部滅亡，否則也不免衰萎。又在某一時期，因冰山融解，洪水泛濫，大部分的平地沉於海底，多數的生物也為之溺死。直到最後第四冰河期告終，地球纔復歸於穩靜的狀態；時那 Neanderthal 人已絕滅，後期古石器代人即認為最初的‘真人’便代之而起，開始在地球上繁榮起來了。

以上，已把從地球的創始起至真的人類出現為止這一段長五十五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五萬年間——算地球之生命為十六萬萬年——的歷史，就這樣地僅用幾頁的短篇幅寫完了。本書其餘的全部頁數，乃祇供從原始人的社會起到最近第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上這最後五萬年間的歷史描寫用的。這個可驚的不公平，却有二個理由：一是我們對於接近自己時代的事情知道較多，而且更感到興味；故歷史的敘述，不能不以遠近畫法的原則，略古而詳今。二是更重要的，即人類進化之過程以可驚的速度前進。例如人類在最近一萬年間所表現的進步，比以前一百萬年間所表現的還要多。又就某點上說，在最近的二百年間，已經成就了比過去萬一年間更大的進步。

故本書對於這殘存的五萬年間歷史的敘述，從有史前期起順着古代、中世、近世以至現代止，也將依各時代的長度，而成反比例地加增其頁數。我們能把這個時間關係明顯地記住，來研究世界歷史，便可想像今後人類到達最合理的更高等的社會制度時，人類的進步將如何的表示可驚的飛躍，人類的文化將如何成就高度的發達了。

## 第二章

### 原始人之社會與勞動

生物進化之法則，能使動物的生理構造適應自然的變化；它所給與人類的體格，是用兩足直立步行，用兩手使用武器（用木骨或石所成），這固已使人類優於其他動物了；然而尚有最重要的，就是人類頭腦之發達。這個頭腦之發達，使人類具有一種智慧，得製造種種形式的工具以達到種種方面的目的。祇有這個工具的製作，才是人類與一般動物可以區別之所在；老實說一句：‘人類乃是製造工具的動物。’

能製造工具的人類，早已不祇能適應環境而已；  
他更知道運用工具，以利用自然，并漸次征服其環  
境。故他們能利用可畏的火，以防敵，燒肉。他們能乘  
在浮於急流上的大木料，比步行更迅速的到達川下  
的平原。他們又能造比從來更銳的武器，獵取比以前  
更大的野獸。這樣，他們的生活就較為容易，人口也  
較為繁殖。人口一經繁殖，他們的勢力更強大，他們的  
智慧也更發達。而人類的社會生活也漸漸開始了。

聽到過在山中被狼襲擊者的談話的人，可以知道狼是成羣以獵取獵物的動物。現在我們也該知道太古時代的獵人，正與狼羣一樣，是成羣行獵的。他們的這種集團自二十人至一百人不等，跟着狩獵，流浪過去。而這種“羣”，就是人類最原始的社會形態。

原始人的生活是常常包圍在危險的環境裏的。一面有嗜食人肉的猛獸，要不斷地迫近他們；他面又有猝不及防的風雨，雷電，烈日，凍寒等等，要不絕地威嚇他們。在此種境遇之下，第一為獲得食物，第二為防禦外敵，所以不知不覺地開始了人類的集團生活；同時，從此等集團之中，慢慢地形成了社會意識，又發生了言語，風俗，習慣，傳統等等，於是人類

的知識急速增大，社會的生活也顯然發達。

一到了羣的社會更加發達，就有以血族關係爲骨子的較密接的團體組織起來。這個就是氏族制度，氏族的團員共奉一個女性爲共同的祖先，爲團體的中心。在這個社會裏，男女是同權的，一切人皆得從事生產勞動，而將勞動的結果公平地分配給大家。氏族既是這樣一個密接的全體，所以氏族的成員並沒有所謂離氏族而獨立的個人之概念。原來他們的團體與個人是這樣完全一致合體的。從而爲氏族所驅逐這件事，在他們看來，無異是宣告死刑。要是氏族的成員過多了，那就和群的社會之分裂一樣，可以分爲幾個氏族。此等氏族各奉一種圖騰”(Totem——例如或爲火食鳥，或爲蜥蜴，或爲松等動植物——當作氏族的氏神。在同一圖騰的氏族內，是禁止結婚的。

當時的結婚制度是羣婚制度，行氏族與氏族之集體的結婚。例如火食鳥的全體男子，即爲狼的氏族全體女子之共同的夫；反之，狼的全體男子，即爲火食鳥全體女子之共同的夫。在這種的結婚制度下，要明確認知兒童的父親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兒

童，就屬於母親所屬的氏族；他如土地，房屋及食糧等等，皆為全氏族所共有。而這個當作血族團體的氏族，也就必然的是母系中心的社會。又原始人的結婚制度，實於不知不覺之中，按照優生學的法則而變遷。即從一個什麼時候知道了亂婚的弊害，先就把親子兄妹間的最近親族的結婚禁止了，然後經過了長期的種種階段，漸漸到了這個羣婚制度；再後更至於一種極自由的一夫一婦制——是夫婦雙方可以隨時離婚的一種配偶婚：這便是嚴重地實行了優生學的法則。這種樣的結婚習俗及諸種的“答布”(Taboo)——例如禁止同族結婚的種種禁律——皆與“圖騰”的制度一樣，同為這一時代的法律，社會道德，又是宗教。

氏族社會的研究，從現存蠻人部落之原始的集團，可以補足所不完全的歷史資料；摩爾根 (Morgan)及昂格思 (Engels) 等在這方面，固早有了唯物史觀的研究。我們在下面要攷察原始社會的經濟制度，也得從此看出向未來的一道光明。

漁與獵是原始社會中的二大生產勞動。此外從野生植物採取果實及皮根，自然從古已知；但農業



與牧畜都是後來才發見的。詳細研究原始共產制習俗的摩爾根曾在著書中說：

‘差不多單以獸肉做食料的平野的種族，在其狩獵的習俗上，表示與共產制同樣的傾向。即如布拉克費特人，是由包括男女及小孩們的全部族所成的大羣，騎着馬在獵取水牛的羣。

‘當開始追逐水牛羣時，獵人把沿路打死的獸棄置不顧，而讓後來者拾去。他們的分配方法，須使各個人都能得到獲物才止。又在哥倫比亞河的漁獵期中，部族的全體皆在河邊營居，共同貯藏所捕得的魚類。每日按照男女的人數，把魚類平等地分配給各人。他們又將魚類破腹，晒在太陽中，等到乾了再放在籠內，搬農至村落。

原始社會的生產勞動，一切皆是這樣共同從事，而其結果又是共同分配的。在當時可說個個人是勞動者；他們中間，沒有誰偷懶，也沒有誰獨占獲物。如非洲的布雪曼人，竟還有將獲物的大部分分配給同伴，而自己祇取僅少的一點兒的。又如福其安人，在海濱一看見鯨，就趕快召集同伴去捕捉，然後由同伴中的最年長者在場行公平的分配。更有哀斯基摩

人的美談，可以聽到：

“所有隣人皆受招待，遊戲，合唱，饗宴，舞蹈，互數日不斷。在最後一晚，村中人皆疲極了。於是盛裝的主人夫婦，取出他們所喜歡的禮物送給所有友朋。這樣把鎗十支，衣服十件，數珠二百顆，還有狼十只，牝鹿五十只，海豹一百只，海狸二百只，羚羊五百只的毛皮與許多毛布，都分配完了。最後他們更把自己所着的衣服也脫下來，送給朋友。這樣赤着身的主人夫妻，就作如下的演說以終止宴會。

“諸位，我們的心地從此當舒適了。現在我們比諸位中任何一位都要窮乏。但我們决不後悔。我們如今已一無所有。可是我們因此得受到諸位的友情。

在哀斯基摩人中間，即在現在，尚有一種習俗很通行的，就是具有某程度以上財產的人，要開宴會，將財產通統分配給全部族人。

在地球上人類歷史的大部分，就在這種共產制之下發展過來。真的人類的生命如有五萬年的話，那麼其中的四萬五千年實可說是共產制度的時代。當這時代，人類由最低等的野蠻狀態，發達利初期文明的時代，那想像人類如果到了社會主義時代，將沒有

人勞動，將沒有人發明，沒有進步的人，乃是不懂得這種歷史故實的人；就是如火，如弓矢，如舟車，如築建，農業，牧畜，鑄鐵，紡織等，爲近世文明基礎的一切大發明，都是在這個共產制的時代中成就的。這樣在共產制之下發生文明，而文明却滅亡了共產制。然我們讀了如下所述的在五千年間私有財產制度的文明史，將知道這個制度，如今也快告結束，而更高級的新的社會主義文明，正在發軔。

### 第三章

## 財產之起源與初期文明

在一切物爲氏族全體所共有而不屬於個人所有時，所謂財產之概念，是不存在的。工具，武器及身上的裝飾品等雖似私有，但這是根據物件‘使用’的概念而生，與今日所謂私有財產是迥異的。

私有財產的開始，是在共同家屋分裂的時候。即從來共同住在長大的屋中的氏族，因配偶婚的結果，家族的人口增多，遂分裂爲許多小的住宅，同時每一家族各占有一間小屋及在四周的小的庭園。在母系制度繼續存在的時候，這一家族的財產，當然是爲這

一家族之母所有。所以女子的權力與財產的概念一同擴大，男子常為其母乃至妻的家族之食客。母死後，這一家的長女繼承家族的財產；她的兄弟們到了可以結婚時，便離開姊妹的家，而帶着他們唯一的私有品（即弓與矢，到自己妻的家裏去。男子如果怠惰或無能，不能用漁獵獲得充分的食物以養活家族，那麼他就要受女子的嚴重的責罰：不給他吃食物，甚至追逐出家。

後來人類發見有一種動物，是溫良而容易馴服的；倘若活捉此等動物而馴養之，要比貯藏為食糧及節約狩獵的勞力上，都來得有利。例如把野生的牝水牛飼養起來，它可以每年生一只小牛，更可以每日供給牛乳。于是此等家畜，也就與弓矢之類的武器一樣，同為行獵男子的私有物了。

牧畜愈發達，家畜之數及種類愈繁殖，于是有飼養它們的廣大牧場之必要。又為可以不斷地供給家畜以牧草，于是刈取野草而貯藏之的事情也漸漸發生。當初人類的農業，便只有刈取野生的牧草；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忽然見了在此等牧草之中，竟有可供人類糧食的植物，于是更有栽培這種植物的作業

發現。這種農業自然也與牧畜一樣，同為男子所做的事業。但極原始的一種園藝，在各家屋附屬的小庭園中所行的，或者在較早的時候已經有了，也未可知。

④一等到家畜之數愈加增多，牧場及農場愈加擴大，以前算作最主要財產的家屋與庭園，便不足輕重了。于是具有前者的男子之勢力漸漸壓倒了具有後者的女子之勢力。終于在一個什麼時候，男子把當作妻的財產的家屋也併吞為自己的財產了。而為得到確為自己所生可以繼承財產的‘男兒’起見，就開始對於妻要求絕對的貞操。于是從來支配着男子的女子，如今就變為完全從屬於男子的身分了。跟新的財產關係而起的父權制度，因此就代了跟舊的財產關係而滅的母權制度。以前在母系中心時代，到處可見一妻多夫的現象；如今在父系中心時代，便變為一夫多妻。在父權制度下的女子，連在母權制度下男子所享的那種權利，也被剝奪。女子們現在的地位，降落到與家屋土地等一樣，成為做家長的男子之一部分財產。女子們什麼自由都沒有。所謂結婚，在她們看來，也只是由對於父的隸屬轉換為對於夫的隸屬而已。妻常被掠奪，被賣買。男子雖占有一切，但女

子是一無所有——甚至從她們腹中生出的兒女也沒有份。故私有財產的發達，早已在人類社會中創造了奴隸制度。在男子奴隸存在之前，女子早陷于奴隸狀態了。

一切社會的隸屬與壓制，是基于被壓制者對於壓制者之經濟的隸屬的。故父權制度的確立，其意味即為占有者對於不占有者的支配權之推移；而母權制度的顛覆，實是人類史上最初的社會革命。此後——在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限度內——人類社會一切的歷史，便為屬於同一模型的種種階級支配與社會革命之歷史。

實在，私有財產一經實現，社會階級分化一經發生，人類的平等與協同便即消失，所謂原始社會的同胞愛，祇在神話中殘存而已。女子不能脫離男子的支配，即到加今，還是徒然苦悶而未得解放。有產者為爭奪同伴們的富而爭鬥，遂驅使無產者陷于戰爭的漩渦中。一部歷史，就是種種的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在爭支配權而演革命戰，或者興起，而或者不免滅亡。

然而人類的文化，確也和這個階級的隸屬同其

起原。奴隸正是文明之母。我們現在要講一講爲文明之經濟基礎的奴隸制度之發達，却不可不先知道一點從當時就開始在如今還是惟一重要的社會現象——戰爭。

狩獵種族一旦成爲牧畜及農業種族，就起異種族間家畜及土地的爭奪。有時爲氣象上及地理上的變化，離了原住的土地，而襲擊他種族的牧地農場，掠奪他種族的家畜的事情是常有的。由此遞嬗下來，就發現一種專以戰爭及劫掠爲事的遊牧民族。他們爲指揮種族的軍事行動，特選出酋長；又發明用銅鐵之類金屬製的武器，於是戰爭的技術也得急速地進步。這種發明更精銳更新巧的武器之種族，到處可以劫掠他種族，放逐他種族，殺戮他種族。但是這個戰勝民族對付戰敗民族的方法，不單是掠奪，放逐，殺戮而已，更進而征服他們，使他們做奴隸以從事諸種的勞動。這種不殺戰敗民族而飼養之以供牧畜及農業的勞動，遂使他們產生比供給自己食料還有多餘的生產物。故奴隸制度實爲生產手段的一大進步。在戰爭得勝的民族，能得更多的奴隸；這更多的奴隸，遂更能發達生產。這時候一方面精製武器，同時他方



面即改其鐵製的農具及諸種器具。奴隸中的伶俐者，就變為專做此等工業之用。這樣工業與農業的分化實現，勞動的分業即開始。占有奴隸的自由民，如今就成為全靠搾取他人的勞動以營生活的支配階級。這種支配階級由于所謂奴隸之新的生產手段，着着地征服其自然的環境，以可驚的速度增大社會的富力。因富力的增大，剩餘生產物的交換逐漸開始發達。至于這種富力之最大部分為酋長所獨占，自是顯然的事。酋長漸漸成為“小王”。王率領許多自由民及奴隸，移住交通更便利的河畔之田野，住定以後即建設起最初的都市來。這樣，人類的文明遂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開始發展。

古代文明史是以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及中國的平原為舞台而發展的。其中埃及處于世界有名的大河尼羅河流域，由於紅海及地中海得與阿拉伯及中央亞細亞之侵略的遊牧種族完全隔離，故得有最早的農業文明之發達。又因溫暖的氣候與尼羅河定期的泛濫，使沿岸一帶都成為豐沃的農地；所以那裏從古就是多數民族的密住地。在距今數千年前，已有有力的王國存在。今日在埃及沙漠中所看

見的巍峨的大金字塔，怪奇的斯芬克司巨像，摩天的阿培里斯克石塔，都是那時代的遺物；而我們也得由此驚嘆當時文明的發達，并追想無數奴隸勞動者慘苦的形迹。

農業所受於天候及季節的支配爲最多。故古代文明一方使天文學的知識發達，同時他方即喚起了對於天體畏懼的感情。宗教的觀念即由此發生；王自稱爲太陽之子，祭天求雨，以博得人民的尊敬與服從。當時的政治即是祭祀，僧侶同時是執政。王廷與寺院占有莫大的土地和奴隸，僧侶儘有餘裕，埋首於高級的學術研究之生活。天文學數學皆有顯著的發達。當五千年前，已經算出了和今日太陽曆並無大差的一年的日數。還有彫刻繪畫之術也頗擅長；今日在金字塔及寺院所發見的壁畫，實爲文字發明以前的歷史研究上最貴重的資料。

在埃及社會中，在掌握一切權力的僧侶階級與毫無權利的奴隸階級之間，另有戰士與商人這二個中間階級。自異氏族間互以使用爲目的之單純物品的交換開始以來，對於一切生產物又加上一種新的效用。那就是貨物不單如從前般爲了使用而生產，也

爲了與不生產的他一氏族的貨物相交換而生產。由此，交換更發達而爲商業——以獲利益而交換(賣)的目的去交換貨物(商品)，且發生了專以此種交換爲職業的一羣社會層。這就是商人階級；在埃及社會中，這個商人階級之富已漸成爲一種社會的勢力。其後如金銀之類的貴金屬被發見，就有了當作交換媒介物之天然的貨幣；大有助於商業的發達；等鑄貨實現以後，商業資本遂在希臘掌握了社會的霸權。

正猶尼羅河畔發生埃及的文明，在底格里斯，阿付獵底斯兩河中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發生了巴比倫的文明。在約四千年前的古代，巴比倫王漢米拉比(Hammurab)制定那個爲後世歷史家稱作最初典型的法律之漢米拉比法典，更用楔形文字寫在泥塊之上，寫好後在火上一烘，就成爲可以保留的硬磚。紀元前一千二百年光景，亞敘利亞國建立起來，滅亡了巴比倫，又幾乎統一了西亞細亞的全部，成爲一個大帝國。其他尚有爲摩西(Moses)所率領，反抗埃及王的壓制而逃至耶路撒冷的一羣罷工奴隸所建立的希伯來國家；長於航海，以世界最古的貿易國知名的地中海岸的腓尼基人，皆曾極一時的興

隆。及紀元前六世紀時，波斯突起，把這些地方通統征服，成爲占有印度以西的全部亞細亞與埃及的一個大統一國。

中國本爲住於他利益地的農業種族之集團；以後漸向黃河及揚子江流域發展，而發生東洋文化的淵源。在紀元前二千數百年時，有堯舜禹等的明君，治平了黃河的水害，農業頓然發達；以後經過夏、商、周三代，設制度，興教育，故當紀元前六世紀，已有所謂中國文明之精髓的孔子及其教義出來。

印度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爲後起。紀元前十六世紀時，從西部亞細亞流徙至南方的諸種族，住定在北印度的平原（印度河恆河之河畔），建立許多小國家，卽爲印度文明的開始。約在二千五百年前出現的釋迦的佛教，是與孔子的儒教及後起的耶蘇的基督教，都是代表古代世界之三大文明的。

## 第 四 章

### 希臘及羅馬之國家

我們在前章雖已知有國家之存在，但於此尙覺有對於國家制度及其發達稍加攷察之必要。

氏族制度，本來是建於血緣與共產制的基礎上的；但後來因他種族的俘虜，當作奴隸而加入氏族生活，其後又發生了財產私有制度，由是氏族制度遂得不趨於崩潰的運命，即與氏族相連結的血緣之帶，因階級的對立而斷絕；為氏族基礎的共產制，因私有財產的溝渠而分裂。至此，適應於新的經濟組織之新的政治形態，就有必要。這種新的政治形態是由

地緣與財產所連繫的階級支配之國家制度。從前的氏族制度，凡是團員皆一律平等，誼屬同胞，以協同與連帶來統一社會；今之國家制度，則把國民分爲有產與無產之階級，用強制與權力來統一社會。我們從埃及國家，已見有僧侶，戰士，商人，奴隸各階級之分裂；又從波斯王國，知道那麼龐大的區域和許多種的民族，皆爲一個王和他的兵力所統治，於以構成爲一個大的統一國。現在講到雅典更可明白一段國家制度之進化，就是以商發達，貨幣增大爲根基，適於更新的經濟狀態之政治組織的變遷。

在紀元前約十二世紀的時候，有一原住在希臘北部的民族Helene移住到南端來，散布於山間及沿海一帶的平地，創造了希臘的各都市國家。雅典就是其中之一國。希臘人因爲陸上無發展之餘地，自然向海上發展，故與腓尼基及埃及等古代文明諸國之通商，從早就有；從愛琴，伊奧尼阿海岸達至黑海沿岸，皆有他們的殖民市；等到了紀元前五世紀之初，這個日趨隆盛的希臘國家，遂與東方大王國波斯的殖民政策，發生衝突。波斯王大連斯（Darius）一世想一舉而併吞小亞細亞，立派大軍進攻；但希臘

諸國，却很能聯合一致共同防禦；嗣後在半世紀間，兩國便常有戰爭。

在波希戰爭中，指揮希臘方面之軍事行動者，有斯巴達與雅典兩國；但是這兩國在政治上却立於剛剛相反的地位，足以代表國家制度發達過程中的二個階級。即斯巴達是有強大的陸軍的軍國，實行以國王爲中心的貴族寡頭政治，富有質樸剛健的士風；反之，雅典爲有優良的海軍的貿易國，實行市民平等的共和政治，發達華麗優美的希臘文明。

然波希戰爭結果，小的希臘之所以竟能使大的波斯屈服求和，實靠雅典海軍之力。由此，在愛琴海伊奧尼阿海，黑海全沿岸的海上貿易權，完全歸於雅典掌中。雅典的勢力頓然增大，富莫與比，希臘文明的光輝遂由雅典商人之貨幣面上放映出來。

雅典商人的貨幣，實有不可思議的魔力，它把貴族的權力奪取過來，平等地分給全部市民。凡在雅典民主國內的一切市民，對於國家經濟上及智識上所有各種繁榮的恩澤，皆得自由享受。既規定公民會，裁判，民衆大會等的制度；并由國家經營殿堂，道路，劇場等共公事業。故雅典成爲當時世界文明之中心

地，哲學，工藝，文學，美術等皆在那裏發達，許多天才的哲學者及藝術家先後產生。爲近世歐羅巴文明根源之自由豐滿的希臘文化的精髓，即孕育於這個時代的雅典。

然而我們對於另一方面，爲這希臘文明所由建立的基礎，同時即爲雅典自由市民所享有的民主共和國之反面的暗影，却不可忽視。原來當雅典全盛時代，在全部五十萬人口之中，得能享受這個文明幸福的自由市民，爲數不過九萬人；所剩餘的三十六萬五千人倒都是奴隸，此外少數人則爲外國人及已被釋放的奴隸。替那些一味以觀劇競技過日的主人供給一切生活資料者，就是這般奴隸；在大海洪濤上的軍艦及商船中，把世界各國的富力搬運到雅典者，也就是這般奴隸。他們老實是隔離了一切權利及自由，而在不容寬恕的榨取及虐待之下，鞏固雅典文明之經濟的基礎的。

但是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雅典國家，到了紀元前五世紀之末也竟爲多年的勁敵斯巴達所敗。此後半世紀中，爲希臘之內亂時代，直到馬其頓的菲力布 (Philip) 起來再告統一，菲力布之子亞歷山大 (Ale-



xander)大王更是血氣方剛的勇將，征服了小亞細亞，波斯，埃及及印度，而建立一大統一帝國；惟不久即被殺死，死後被諸將分割土地，數小國互相爭戰，到底爲羅馬所滅。

羅馬在紀元前七世紀時，爲中部意大利的巴爾 (Tiber) 河畔之一國家，最初也是王國，以後漸變爲金力的共和政體。當政治變革進行之際，即有貴族平民二階級間之激烈的鬥爭，相續不絕。羅馬之富力更超過希臘，惟自始即爲少數貴族所獨占，平民祇有些少土地，在平時經營小規模的農業，一到戰時，就被強制爲兵。

平民從軍在外，雖是可得些微的戰利品凱旋，但他們的土地，早已爲維持家族生活之故，而抵押於借錢的貴族之手。顧僅僅爲借錢者奪去土地，弄得身無長物，還算是較好的。至於更不幸的，就非把妻子和他們自己的身體，當作奴隸而獻給貴族不可。在此種狀態之下，他們也屢用罷工手段以對抗貴族的專橫；有時並想建立他們自己的獨立都市以威脅貴族。此種威脅倒有效力，所以到了紀元前六世紀之末，貴族遂不得不向民權表示一點點的尊重。至前五世紀開

始時，卽有護民官之推選，更有主張民權的民會制度以與元老院相抗。前四世紀之中葉，護民官李克紐斯（Licinius）且制定新法律以抑壓貴族擴大民權。惟以後貴族黨與平民黨仍繼續猛烈的鬥爭，互有勝負。

到後來羅馬平定了全部意大利半島，蔚然成爲地中海上的一大勢力，遂與地中海南岸非洲北岸之加太基（Carthage）發生衝突。加太基原爲腓尼基的殖民地，掌握當時地中海上的霸權，在西班牙及其他各地多營殖民地，壟斷貿易的利潤。這個羅加戰爭，曾被稱爲布匿戰爭（The Punic Wars）。共計大戰三次，其間延長至一百二十年之久。戰爭結果羅馬滅了加太基，將其全部領土收爲己有。又在此前後羅馬更向東方侵略，屢與馬其頓戰，敗之，遂併吞希臘全土，且進攻敘利亞，奪取小亞細亞。至紀元前約五十年時，英傑凱撒（Caesar）出世，北自不列顛，南至阿非利加埃及，把當時所知的全世界征服了，統一於他的專制治下，爲後年建設羅馬大帝國的基礎。

羅馬之如此可驚的侵略主義，當然有一定的經濟的理由。決不是僅僅英雄之空想的冒險。

原來古代羅馬的社會是沒有許多生產物，更沒

有輸出品，只靠從別國購度輸入一切生活必需品。常命令一切被征服的國家要進貢，每年必須有一定量的穀物及毛皮家畜等輸入羅馬。不特此也，羅馬更需要多量的勞動力，故被征服地所有強壯的男女，有能的職工，以及學者藝術家等等都被逮捕，送到羅馬去當奴隸。假使羅馬沒有從屬國來的奴隸與物質之供給，便一日也不能自立生活。故這樣為奴隸所有者階級之國家的羅馬自然不得不成為侵略主義國。

羅馬的文明實為比希臘文明更其直接的奴隸文明。羅馬市民的長處，大抵僅在政治法律的範圍內，其他如在文學，美術，音樂，演劇等方面所表現的華麗的羅馬文化，乃全賴奴隸中的學者與藝術家的貢獻。但試問羅馬市民怎樣報答此種恩惠？却只有對於奴隸的難堪的侮辱，使他們絕對的隔離一切的自由與權利。他們是牛馬，是“能言的家畜”，受盡極非人道的虐待。

奴隸的叛逆，在紀元前二世紀的中葉到處發生。像這種孤注一擲的奴隸暴動，因為勇敢善戰，也常擊敗羅馬的官軍；然結局陷於孤立，全軍失敗，暴屍戰場的事也所在多有。紀元前一四〇年，西利島奴隸蠢

起之時就有二萬奴隸，被羅馬官吏處以最殘忍的死刑。但他們並不對此等慘劇而有所屈服。當紀元前七十四年，復有從圓形劇場的監獄逃出一隊戰士，奉斯巴達卡斯為首領，在南意大利的威士維斯活火山中，召集大批奴隸軍，發動一次大叛亂。斯巴達卡斯在四年間，與羅馬官軍作戰，卒得勝利，一時威聲遍於意大利全境，然到最後仍被征服，當時因受恐怖而為殘忍性所刺激的支配階級，竟將六千俘虜在一大街上處以再殘酷也沒有的凌遲之刑。

此後，政府採取嚴酷的高壓政策，祇要奴隸們有一點組織團體的形迹，即被政府嚴密搜查，次第撲滅，因此奴隸運動祇好匿迹於地下的秘密結社運動了。

紀元前四年，猶太地方有耶穌基督者，為改革猶太教以博愛平等為標語，唱出一種主張社會改造的新宗教。耶穌是工人約瑟夫之妻的私生子。他的思想，在當時社會最受不平的下層人中多有共鳴的，而且深入到渴望正義的奴隸階級間，於是羅馬政府恐有後難，遂捕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然由此反激起了信徒的熱情，竟把基督教大為傳布。

正在這個時候，羅馬開始實行帝政。原來羅馬因版圖擴大的結果，道路雖加修整，但在當時終覺交通不便，因此要施行綜合全國民意的共和政治，全不可能，一旦有了戰勝內外聲望熾熾的英雄出世，自易於發生專權的帝政。以羅馬大帝國的統一，在凱撒之後，有奧古斯都(August)帝布行善政，故能把羅馬國維持了三百餘年。然其間爲歷代皇帝最所處心積慮的，莫過於講究統一。這樣一個龐大的全國領土，如康斯坦丁(Constantine)帝竟至於承認一向被抑壓加害的基督教爲國教，想利用了它以統一全國的民心。

然而這種巧妙的政策，終於不得良效。羅馬帝國是必然的要滅亡的，其根本的原因有二：(一)因帝國的隆盛與長期的和平，貴族階級集中了全國之富力，驕奢淫佚，獎勵奢侈品的製造，而一般民衆的生活反陷於極度的困難；(二)富力既集中於少數貴族之手，多數平民遂淪落爲奴隸階級，公民人數大爲減少，政府爲壓制奴隸計，遂雇用北方蠻人以使用兵。要想轉變這個局面以恢復往日盛大的羅馬，只有一個手段可取，這就是爲當時勞動階級的奴隸起而革

命，奪取貴族之富與政權，建立為多數生產勞動者利益的奴隸共和國。只是當時的奴隸階級尚未充分成熟，加以受了多年的壓迫危害，不免萎縮退避，更受制於御用宗教之神祕的宿命論，要希望實現這樣的革命，到底不能。

這樣大羅馬帝國的末路，一方面被雇兵的故鄉即北方日耳曼民族所侵入，他方面有東方波斯屬國的叛亂，結果遂於紀元三九五年分裂為東西兩帝國。

## 第 五 章

### 封建制度與基爾特組織

在羅馬帝國分裂以後之約五百年間，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所謂「黑暗時代」。除北方蠻族以外，更有東方蠻族（芬族Fins）來侵，羅馬文化到處被其蹂躪，歐羅巴有重現希臘以前時代度狀態。

這種侵入是有地理上的原因的。中央亞細亞從幾百年來漸漸變成一塊燥乾之土。原來當初時候，貝加爾湖，阿拉耳海及裏海是一個連的接大內海，後來水量漸漸減少，湖面也較縮小，果然分裂為三，其間且有沙漠出現。因此，腹地的游牧種族，為求水草

起見，漸次伸入到南方度平野，甚至於奪取文明地方的農場，并劫掠其都市。

日耳曼人本是勇敢粗率的蠻族，早已擾及羅馬帝國，且占去了不少邊境的地方；其中另一派的哥德族(Goths)則更南下侵入意大利，因得同族傭兵的內應，遂於五世紀之始，滅了西羅馬帝國。

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東羅馬帝國尚在東歐存在，嚴防芬族的入寇，一時國勢甚強；到六世紀之始與波斯戰，又得大勝；然以後漸入衰運，卒至僅僅維持古代文明的遺迹。

當是時，從紀元七世紀至九世紀之間不消活劇者，爲阿剌伯的回教徒。回教的始祖爲薩拉森人(Saracens)摩漢末德(Mohamme d)他採用武斷的布教政策，先把阿剌伯半島統一起來。所謂右手執刀，左手執可蘭經；又把東自印度至中央及西部亞細亞，更經北非洲以達於西班牙，占有着這一大塊領土，其威勢竟凌駕基督教國之上。到了八世紀之中葉，這個薩拉森國也分爲東西兩國。然能藉隊商與航海之力，溝通東西兩方的物質；其建築技術的發達，更呈異彩。



與康斯坦丁帝野合了，由被壓迫階級之革命的宗教一變而為羅馬帝國之御用宗教的基督教，因獲政權的援助，竟得在歐洲廣為傳布，又向新來的日耳曼人予以教化。故西羅馬帝國雖然滅亡，而神聖羅馬教會，還隱然保持了帝王般的支配勢力。

日耳曼蠻族漸次到了固定的實業文化的階級，同時基督教會正和埃及的寺院一般，也負有農村組織者的功用。原來當時的教會實為過去文明的唯一貯藏所。僧侶能讀能寫，更知道播種及收穫的時期，又有能醫治農民疾病的醫師。因此教會的勢力愈深入於民衆生活的內部，馴至於成為政治的組織者，當時之所以能防止東羅馬帝國及西班牙回教徒的侵入，實全賴這種教會之組織的勢力。

羅馬教會最尊的長老稱為法王，他與頂有勢力的王侯的兵力相結納，圖謀羅馬帝國之復興；因此他得於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上造成更穩固的自己的地位。

所謂封建主義者，乃是一種新的政治形態的概念，是由軍事的漂泊種族的大酋長的支配權，和農業本位的新的土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而發展

的。我們在上面，已知埃及古代遊牧種族的酋長，佔有極大的土地與奴隸漸漸地成爲小“王”，以建設農業王國的過程。又知道王的漸次發展以至成爲希獵的都市共和國 成爲羅馬的大帝國的這個國家制度進化的形迹；然到了此刻，爲全歐洲新主人公的日耳曼蠻族，顛覆了古代文明，又於尙包藏着不少氏族遺跡的社會組織中，採用了固定的農業與奴隸生產，遂創造了獨特的封建主義國家制度。

然日耳曼人一經定住了經營農業，新的漂泊種族即從四面侵襲過來。這些種族，北爲諾曼人，東爲芬族與斯拉夫人，南爲薩拉森民族。在這種形勢之下，日耳曼人爲保護其領土起見，不能不謀對付。惟以耕作事業決不能與戰鬥事業到處一致，故有分業的必要：一部分人專從事戰鬥，其他部分專從事耕作；而對於指揮防衛領土任務的酋長，則供給收穫的一部 以保證戰士們的生活。領主與武士的兩種階級即由是發生；而後來由領土的防衛進而至於引起領主與領主間的領土戰爭，也即由此開端。這個領主間的戰士，與現代資本家間商業的競爭相同，其結果必至土地集中，由最強大的領主獨占了廣大的土地。

這個大領主即是國王，將領土分配給有功勞的武士們，而使之治理；此等諸侯也領其封土，各養許多武士，一朝有事，就為國王效勞盡忠。

領主與武士的關係，是由頂密結的互相的義務關係結成的。領主對臣下，有扶持與保護的責任；武士對君主，即負忠義與尊敬義務，而維持這種義務精神的經濟關係，不僅結合在君主與武士的二階級間，即在國王與諸侯，領主與農奴的各階級間的關係上，也多少存在；這個正和氏族制度的社會精神建於共產制之上面有協作，資本制度的社會精神建於個人私有財產制之上面有利慾一樣，實為構成封建制度之重要的社會的約束。

封建主義的社會組織，用個比方，彷彿是一座用義務的水門汀所築成的人類的金字塔。塔之尖端為法王，以下依次為國王，領主，武士，越到下層，越增階級之量，最下為構成塔基的農奴，則人數最多，踞在土地之上。至於法王如何能在塔頂發見其椅子，姑留後面再講；現在先就為封建社會根本基礎的土地與農奴的狀態，稍加考察。

土地為封建制度中最主要的生產機關，農奴即

爲養活寄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上層階級的唯一生產階級。農奴爲當地的土著，決不能和土地分離。土地所有者，却不是農奴，而是耕這些土地的農奴的領主。因此，當時有“無無領主的土地”的諺語，其意義即爲不許有領主以外的自由農民存在。

講到農奴的生活狀態，絕對不會優於古代社會奴隸的境遇，他們離開了土地，單有肉體是不能出賣的；故土地出賣時，必然連同身體一併出賣。農奴受不住領主的壓制與橫暴，常有起而暴動者；但當時的武士道對付他們的態度，更比羅馬貴族對付奴隸還兇。絕可怖的虐殺，公然在白晝到處發生；故在英吉利，法蘭西及德意志等地續發的農民暴動，無不一敗塗地，連從前斯巴達卡斯所得一時的勝利也不可能。

八世紀之終，繼法蘭克王國而興的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屢討東北的撒克遜（Saxony）人，擴大領土，勢力極盛，後入意大利，自稱意大利王，又與羅馬法王結合，利用基督教的勢力，遂由法王授以帝冠，復活了西羅馬帝國。在他本身，布施善政，宣傳基督教，國內頗稱統一；但他死後，三子互

起爭鬪，遂把國土分裂爲三，紛亂不堪。後世的德意志及法蘭西卽建基於此。

當時又有北方斯干狄那維亞半島的北人(North men)以海賊爲業，常劫掠西歐諸國的海岸。後來此慍悍勇武的民族，有一部分於十世紀之初，在法蘭克王國之諾曼底(Normandy)地方登陸，建立一國；更進而侵略不列顛的盎格魯，撒克遜諸國，至十一世紀之中，諾曼底的威廉(Duke William)遂就英格蘭王之位。其他一部分入俄羅斯，與斯拉夫族結合，開始建設俄羅斯國。更有一部南下而據西里島，建拿巴里王國，雄視地中海。

東法蘭克王國的鄂多一世(Otto I)極有雄才，抱統一世界的大志，抑諸侯而張王權；至十世紀中葉，併吞意大利王國，由法王授以神聖羅馬帝國的帝冠，稱之爲德意志帝國，以後德意志歷代的君主，皆由羅馬皇帝任命。

然皇帝雖說是由神委託，有地上支配權的威勢，但代表神之意志的法王的權威更高於皇帝。十一世紀法王格雷哥七世(Gregory VII)與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發生衝突，法王處以破門罪，

終於引起了法王黨與皇帝黨的內亂，最後至亨利向格雷哥謝罪了事。由是法王的權力益足以號令全歐諸國之王。

自古即以農業國發達的中國。在周時已行封建制度。但至春秋時代羣雄割據之後，即被諸侯中最強的秦所統一，嗣後有漢晉隋唐宋等的霸者相繼而興，皆稱皇帝以統治民衆。至十三世紀之初，成吉思汗起自蒙古，代宋朝以興，乘勝更由中央亞細亞侵入南俄羅斯。成吉思汗之孫拔都（Ratu）更從事西征，征服土耳其，臣屬俄羅斯，其先鋒直遠至中央歐羅巴。

東羅馬帝國雖然久已呈不振的狀態，然在此種形勢之下，竟尙能保持國家，防止亞細亞人的侵入，易爲基督教文明的守護者。及至十五世紀中葉，小亞細亞有新興的一個國家出現，是爲土耳其，自戰勝中央亞細亞的強敵鐵穆爾後，國勢益強，終至陷入君士坦丁的要都，把東羅馬帝國完全滅亡。

自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當東方歐羅巴諸國，屢爲亞洲民族大規模的西征所威脅時，西方的英吉利與法蘭西兩國，爲爭奪領土而戰爭不息，這次戰役延

長至百餘年，法蘭西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但到這時候，兩國已經不堪兵火之亂，武士與諸侯的勢力爲之減少，於是王權大爲擴張，而集中的統一國家之形態以漸形成。

早從十世紀的時候，熱心的基督教徒，有瞻仰耶路撒冷地方的耶穌墓地者，他們帶了東方諸國珍奇的土產以歸，故聖地巡禮，竟成爲當時重要貿易的一法，此風至十一世紀爲最盛。忽然當時支配耶路撒冷地方的薩拉森國，爲土耳其人所滅亡，這些回教的信徒重新占領了巴勒斯登，遂禁止歐羅巴人的聖地巡禮，斷絕了基督教國民貿易的路，於是被奪去唯一財源的歐羅巴商人，與志在侵略地盤的封建武士以及威信被傷害的耶教教會，成立了一個強固的三角同盟。經過了法王歐賈(Urban)二世的大說教，使全歐人爲恢復聖地的大義事奮然思起。此後約二世紀間，組織了幾次的十字軍從事遠征。但每一次遠征，終於暴露了潛伏在宗教的假面之下的經濟侵略的野心。凡宗教戰士足跡所到之處，無不發現可驚的劫掠行爲，有一次曾經侵略到聖地以外的非洲，而如第四次十字軍且在中途攻破君士坦丁而占領之，

建設起拉丁王國來。迨漸到口的地，也要爭奪戰鬪品，沒有一致的軍心，卒至不能維持強國的根據地，被驅逐以去。

惟十字軍戰爭的結果，民衆的冒險風氣增了不少。航向東遂大爲擴充。同時因十字軍失敗，法王的權威失墜，宗教心也漸次減衰；又因封建諸侯的衰頹，武士階級的勢力減縮，在零落的王侯中，竟有據地以從事大規模的強盜業者。而當時與東方的貿易交通既恢復，種種新知識又得輸入西歐，結果人心大爲開發，以後都市的勃興與產業的發達等一切皆起因於是。

交通貿易既盛，歐洲內地也到處有市與行商，結果使手工業有顯著的發達。當初手工業者不但是屬於村落、寺院或莊園的一種公僕而已。他們建築宏偉的大寺院，製造武器及農具，或者織布造細木工，以獲得每年的生活資料。當初他們僅應主顧的要求，從事工作，由客供給原料，即往客家做工。後來交易開始，隊商與市也續續出現。於是手工業者，除即特定之客以外，更發覺出賣生產品的辦法。至此，他們已離客而獨立，不必等客來供給材料，即由自己購求



原料，在自己家裏，製造擅長的物品。他們把製品帶着拿到市上出售。如此，手工業者同時又成爲商人。他們督勵家族，更雇用徒弟及幫手，大大地擴張生產。多數的徒弟住在師傅家裏，與師傅共同起居飲食，在師傅的指揮之下，一起工作。由是手工業製品急激的增如，商工階級也漸次興起而成爲中世紀社會的新興階級。

最初位在道路交叉點及在河口或海邊等交通便利地方的村落，常有定期的市集，手工業者以及附近的農民，隊商等皆來集合實行交易；後來在大村落及城郭附近，漸次有職工密住，手工業從而發達，其地就變爲常設的市場，終於發達爲一地方中心的都市。都市實即當地經濟的中心，如太陽然，周圍繞着許多的遊星，在都市的周圍也有農業地方圍繞起來，由農村供給食糧，由都市供給工業品及他種文化。農村又向都市供給富與勞動力。因有許多企慕自由的青年，以及農奴，常爲避免領主的壓制，逃至都市，而成爲手工業者的徒弟。

以後職工人數增多，手工業愈趨發達，他們爲脫離貴族的壓制以擁護手工業的利益，又爲防止職工

相互間的競爭起見，遂有同業組合的組織。起初這種基爾特 Guild 是對一地方所有職工完全開放，不設限制，後來因在市場上的製造品太多了，基爾特為保護其利益計，覺得有制限同業人數及生產品數量的必要。於是基爾特受嚴重的封鎖，要入基爾特者非付極大的會費不可。在基爾特相互之間，又各守門戶，不許彼此侵犯，譬如製鞋工基爾特的會員絕對不得侵犯補鞋工基爾特會員的利益，而替人修理鞋子。基爾特對於會員相互救濟的設施也有規定。會員身故時，由基爾特給與葬費，寡婦孤兒的生活也由基爾特維持。

這種基爾特的團體雖然包含着後世工會的胚胎，但兩者之間實有重大的差別。即前者占有生產機關，規定生產，並且自行出賣勞動的結果；而後者並不占有生產機關，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且與生产管理完全絕緣的。這種差異，後來在基爾特的內部自行發現，師傅方面的人數限於非常少數，營業上的特權須用高價賣買；這樣一來，大多數的職工早已沒有獨立而成為師傅的機會，於是此等徒弟與雇工的聯合團體——祇有這才是真的工會的胚胎——與師

傳中間，遂有劇烈的鬥爭，基爾特也漸趨於衰微。

封建主義是建於以土地為最主要生產機關的經濟制度之基礎上的。農奴即為這時代唯一的生產階級，一切上層階級都寄生在上面，靠他們來支持。但至現在，農業以外，另有商工業；僅恃土地與農奴的生產，不足以養活全社會；故新的生產方法與新的生產階級遂在社會之經濟生活上占更重要的地位。商業資本與新的商工階級不斷地發達，與土地資本及舊的封建領主的政治組織不復能保持調和，遂至要求新的社會制度。封建主義至此已經完了任務，入於凋敝之末路了。

我們已經知道屢次的外征與內亂之結果，武士的勢力衰頹，封建諸侯漸趨末路，集中的王權之威勢增大，國民的統一國家之傾向大為促進。還有，反抗貴族專制的農奴暴動也到處皆有。到了現在，被都市與工業勞動者勃興所刺激的農民，愈加不甘屈服，叛亂愈多。再加以到了十四世紀中葉，配斯脫（鼠疫）流行於全世界，因當時醫術不發達，幾乎給全人類以致命的打擊。特別是陷於絕端貧困的農民階級，受害獨多，其結果遂使田園的生產勞動力發生極端的不足。

需要供給的法則，在此也竟發生效用，那些未死的約半數的農業勞動者，突然升高地位，要是領主不容納農奴的要求，則全地面祇好讓雜草生長。昨日卑順的農奴今日居然高唱着‘亞當耕，夏娃織，到了這時候，那還有什麼主人！’的歌。基石既已開始崩潰，金字塔當然不能再保原形。義務的精神忘了，封建主義的階級制度再也不能修補其百孔千瘡了。

在這樣行將崩壞的封建社會之胎內，今已孕育着新的生產力，革命的新興階級徐徐抬頭。這個就是在基爾特所代表曾經建設繁華的中世自由都市的商工階級。這個就是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成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的第三階級。這個又就是產生今尚為我們所生存着的資本主義文明的資產階級。我們在下一章要來研究它形成的過程，想必大有參攷的價值。

## 第六章

### 自由思想與資產階級革命

自十字軍以後至十六世紀的歷史，是都市及第三階級勃興的歷史。這兩者相伴而發達，分離了這圖就不能明瞭那個。

都市如前所說，是由為商業中心的市或村落發達所成。故中世最大的都市位於最大的通商路上。又因陸地交通發達甚遲的結果，故商業多向海上發展，當時的大都市也遂集合於地中海岸 特別是意大利 及巴爾幹的海岸。

都市本身為基爾特的聯合團體，初取領主的支

配。領主一方面許可市民有集市及祭日的權利，他方面即用“通行稅”“渡橋稅”“重量稅”“露天店稅”等名目，向他們徵稅。到後來商業日趨發達，市民等為免除此種煩瑣的義務，有成為納貢金而從領主買得捐稅的情形。由此，他們的自由與特權跟着他們財富的發達而同趨於擴大。商人之富力益形增多之後，都市的新興勢力，遂與舊有的封建貴族勢力相對抗，脫離了他們的干涉而自行獨立。

在商人與貴族的鬥爭中，都市方面認為最有勢力的同盟者倒是國王。因在封建主義的社會秩序漸趨紊亂的當時，國王對於他屬下的大領主的勢力，不能不認為有取自己地位而代興的恐懼的敵人。故他為對抗諸侯起見，與都市的商工階級深相結合，給他們以獨立的“勅令”，而自己則受他們的財政上的援助。此即自由都市的起源。我們於此，既見掌握全世界的新興第三階級的朝氣，又可看出久受封建階級道德所蹂躪的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再生的機緣。

由都市與國王的結合，開始產生了“國民”的概念。每年由王召集各都市的代表，協議稅額，又為後世所謂“議會”的濫觴。

都市與都市的商業戰，至此進展爲國民的龐大團體間的貿易戰。支配各國民之王各謀本國的發達與興盛，又開始海外貿易的戰爭。

在此以先，十五世紀末有哥崙布（Columbus）的發見美洲，達加馬 Vasco da Gama 的發見印度航路，由是開始新的通商航路，爲外洋貿易急漸發展的先導；至十六世紀初，麥及倫 Magellan 的世界周航成功，更引起各國有遠征殖民的企圖。

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爲此種活動的先驅者。葡萄牙的眼光注於印度東洋方面，西班牙的眼光注於美洲方面。他們用力經營，占領要地，將財富輸入本國，其富強遂陵駕他國之上。這時在東洋方面，中國正當明代最盛之時，日本則在豐臣秀吉之下把多年禍亂漸告平定統一之時；十六世紀之始，葡萄牙人已來中國，占領澳門，卽作爲根據地，至一五四三年，又以鐵砲與基督教駕臨日本。惟這兩國的支配者，專賴略取殖民地的金礦以增益歲入，本國的工商業反置之不理，因此至十六世紀末，漸趨衰運，被一向爲其領土的荷蘭奪其地位，遂墮落爲二等國。

荷蘭獨立之後，鑑於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失敗，

極力獎勵切實的通貿貿易，設立東印度會社，開闢爪哇巴達維亞等殖民地，自此掌握了世界的商權，至十七世紀而達於全盛。

當時英吉利也正在海外活動：它本是個島國，軍最稱發達，於此漸與荷蘭爭奪商權，於美洲浮極尼亞設殖民地，於印度設東印度公司，已立了後年海為海上王到處獲得領土的基礎。

法蘭西在十七世紀中葉路易十四世即位以來，用名臣興產業，獎勵殖民貿易，國勢振於內外。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厲行專制政治，確立近代的集權國家；但一方王的生活與王權共趨擴大，奢侈異常，建築極壯麗的宮殿如凡爾賽，宮中的華美甲於天下。其結果，國內財政疲弊，王為彌補起見，求之於國外的侵略榨取，因此或與荷蘭戰，或與西班牙戰，但不惟不收成效，反使國勢衰弱。當時英法兩國在美洲及印度的殖民地，皆相鄰近，互爭經營；及法國威勢漸衰，到十八世紀中葉，東西殖民地遂皆為英吉利的殖民地所略取。

俄國因地理上位置的不便，德奧意諸國因敵會



與神聖羅馬帝國的障礙，在經濟上政治上皆發達落後，其由軍事的封建國家以成爲近代的集權國家，乃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事。

近代的集權國家之形成，是十五世紀以降急激發達的貨幣經濟制度之政治的表現。封建主義的經濟組織，以各領地內之自給自足爲原則，生產與消費皆限於地方的。這原爲維持地方分權的政治制度之經濟的基礎，但手工業與商業既勃興，貨幣資本代土地資本而爲經濟組織之支柱，封建之人爲的障礙漸被破壞，生產及交換的關係遂擴大爲全國的。因這經濟關係的變遷，爲社會上層構造的政治形態，也漸進化而成爲集權的統一國家。

新的經濟關係產生了新的政治思想，且由新的經濟階級支配政治機關。故我們要知道資產革命的歷史，經濟先對於商業資本的性質有適當的理解不可。

自羅馬帝國崩壞以來，商業靈樞的中心，由地中海移於東方諸國；故中世紀的歐羅巴，曾幾百年處於商業的睡眠期。後經七八世紀薩拉森人的侵入，以及十二三世紀十字軍的遠征，受這兩度的刺激，始把這個睡眠醒了。商業與貨幣經濟跟着基爾特與都

市的發達，普及到歐洲各地。迨貨幣集中於都市，以金錢購得“勅許”的自由市民，遂排斥封建貴族的壓迫，擴大商業資本的自由與勢力。貨幣流通之地，無分鄉村與都市，對於領主的納稅，也不用物品而用貨幣。這種改革，雖使領主與農奴的隸屬關係，得從以前封建的形式漸獲解放，但今後却另為一種更惡的新的束縛所羈絆了。因為領主們現在所需要的已不是忠義而是貨幣，故為多得珍奇的東方文明國的奢侈品，不能不從農民身上盡力剝削這種貴重的媒介物——即貨幣。加以貨幣與奢侈品的侵入，使農村的物價異常昂貴，農民的生活遂愈加困難，因之逼迫他們向領主反叛起來。

封建貴族之經濟地位，是這樣的被顛覆了；而另一方面厚積巨大資本的商工階級，把都市的國民組織起來，與國王權力相結合，遂趨於規模愈大的資本蓄積競爭，開始了列國間的貿易戰——即重商主義時代。

代表重商主義——商業資本發展時間的經濟思想，於十六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的歐羅巴各國貿易政策中表現出來。但所謂重商主義是怎樣的思想呢？

在共產的或自然的生產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這件事，容易明白了解；但在商品生產的時代，這件事明白的事實全被商業所遮蔽了。在實行「賤買貴賣」的標語而得利益的商人，祇知設想何時可由交換而生價值。他們并以爲一國的富與繁榮，可由交換價值代表物的貨幣——即貴金屬——所積蓄之量來決定。故金銀貯藏缺乏的歐羅巴各國，想靠和富於貴金屬的美洲及東洋貿易，以獲得這種重寶。而這種貿易，也遂成爲力謀賣出本國生產品以輸入貴金屬——即輸出偏重的貿易；因視輸入爲流出貨幣，於是更定由關稅力謀防止的政策。如東印度公司的大貿易殖民機關之設立，西班牙，荷蘭，英吉利，法蘭西等各國間的商業霸權爭奪戰等，皆爲與關稅政策同爲重商主義之自然的產物。

故這種商業資本的發展，爲實商人階級獲得經濟霸權的意味。不料頑固的舊支配階級，竟無視這個經濟基礎的轉移，尙致固守自己的政治地位。於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快將崩潰的封建貴族又實行政治的決戰。以下略講他們的政治鬥爭史，藉以明了資產階級怎樣爲脫離封建制度的束縛，且爲擴張擁護本階

級的經濟利益與掌握國家的政治機關，終於全變爲執行委員會的組織。

資產階級第一回的勃興，乃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中。我們已知道十字軍戰敗的結果，法王權威下墜，宗教心大見減退；以後時代進步，教會竟全成爲時代錯誤的遺骸。教會組織的機能既已告終，反變爲妨礙中世後半期智識發達最頑固的舊思想的代表者。從前以奴隸解放爲目的，以共產主義爲理想，以博愛與互助爲根本精神的耶穌的宗教，自被君士坦丁帝收買以後，也竟化爲支配階級的走狗，墮落到不知什麼地步。禁止自由研究聖書，有不從宗教會議之命者，受嚴重的責罰。叛徒耶穌竟被視爲神，加上了三位一體的神秘意義，當作擁護貴族階級特權的偶像而受世人的祈禱了。

爲生活困難所逼而追慕共產主義者耶穌的質樸的農民，再也不能容忍教會的僞善與背信了。得到經濟發達的自由而受薰陶於東方新智識的工商階級，再也不能忍受教會的迷信與壓迫了。不惟如此，神聖羅馬帝國的世界主義與新興的國民主義不相容，於是那些困於經濟的小貴族，也要覬覦寺院教會所占

有的莫大財產了。在這種形勢之下，政治上雖未成熟的資產階級，最先在教會貴族農民之三角關係最錯綜複雜的德意志，開始擴張實力的戰爭，實是自然不過的事。

宗教改革既在如右所述的各種利害不同的勢力聯合下實行，故宗教改革的內部，決然不能一致，時常發生分裂敵對的形勢。爲此而犧牲者自也不少，又從外部觀之，如十六世紀後半法蘭西的宗教戰爭，如十七世紀前半各國的卅年戰爭，皆是以新教徒的叛亂爲中心而接入利害關係國家野心的戰爭。

但在宗教改革中最勇敢的戰士，却不是資產階級而是農民。我們在上面已經見到農民暴動的續發，爲封建制度崩潰之有力的動因，但大部分的此種暴動，實爲受着高喊返於原始基督教的貧僧的說法之刺激而起的共產主義的叛亂。如反對小兒受洗，而致參加路德宗教改革運動之德意志貧苦農民暴動，在宗教的意義之外，實以對於貴族土地私有之否認思想爲重要的條件。貴族對於這個暴動自然竭力鎮壓；但稱‘他們爲狂犬’，慘殺將近十五萬的農民，與替封建領主撲滅這個叛亂者，實即是首唱宗教改革的

路德本人。

此等農民暴動的犧牲者，可說都是千五百年後的耶蘇基督。他們受着比十字架還殘虐的火刑與絞刑。

然十六世紀的歐羅巴，到底已經不是千年百年前的猶太可比。在近世的德意志而到復活原始共產制度，顯然是違反經濟進化的法則的。這乃是倒轉歷史的車輪，是一種企圖歸於較低的社會生產的水平之反動的努力。果然農民暴動被消滅下來，跟着歷史發展的方向，全部基督教從貴族階級手裏化為商業主義了。

我們將要見到從十七世紀以後的各國貿易及殖民事業中，宗教師是何等大胆地忍耐地成就了最困難最根本的任務。教會既然棄了零落的舊主貴族變為供新主人資產階級御用的宗教，故基督到了此刻，已不是別的，而是金錢的守護神了。

資產階級第二回反抗封建制度的戰爭，是十七世紀發生的英吉利內亂。

英吉利是議會政治的祖國。在一二一五年的時候英王受武裝封建諸侯的壓迫，承認歷史上有名的

大憲章(Great Charter)。然這個大憲章正是英國憲法的基礎，近世立憲主義思想的根源。英王擬徵新稅時，雖須召集貴族及僧侶的代表，預先商議；但在封建時代，那種如定期開會的議會還是沒有的。

中世紀之終，封建領土跟着都市及國民市場的發達，漸次爲集權國家所統一，與工商階級的財力深相結託的王權，壓倒了貴族勢力，頓然擴大。至此，都市及地方的代表，與貴族及僧侶同爲王所召集，共議國事，有定期的議會也從這時開始。當初，王藉資產階級的援助，得在議會中反抗貴族的勢力，逐漸擴張王權；但不久，資產階級的勢力日趨龐大，將代貴族起而抑制王權的專橫，於是王再與貴族及僧侶相提攜轉而圖謀壓迫資產階級。

十七世紀之初，蘇格蘭王傑姆司第一(James I)兼爲英吉利王，建設斯圖亞特(Stuarts)期；他相信帝王神權說，常常輕視議會，專橫已極，與人民的衝突絡續發生。當時就有一個問題：‘王與議會，究竟誰是支配者？’而新興的資產階級隨着經濟發展的潮流，在政治上宗教上皆發展其勢力，遂奉新教，排國教，霸占議會，主張共和政治。至查理第一時代，

與資產階級的衝突，愈達於頂點。等到國王課全國船舶以重稅時，資產階級對於英王專制的反抗，突然爆發。由是國內分爲王黨與議會黨兩派，內亂許久不止。

後來社會黨急進派之首領克林威爾 (Cromwell) 破滅王黨，又壓服了黨內溫和派，於一六四九年處查理王死刑，遂廢王政，宣布共和政治。克林威爾目稱共和政府的總統，厲行工商階級獨裁政治，規定航海條例，採取徹底的重商主義政策；惟他死後，至一六六〇年反動革命起，重復王政，以後約三十年間，議會與王政的鬥爭繼續發生；到了查理二世允許議會所擬的‘權利宣言’，是爲英吉利立憲王國議會政治的基礎。

要之，英吉利的革命，是用黃金武裝起來的資產階級，爲保證其經濟發展的自由，而奪取了王的政治權力。後爲懷柔王黨貴族計，乃棄共和制，仍存王制，然議會完全獲得政治的霸權。又爲制限王權起見，迎他國的王族以爲王；貴族的傳統政策，也常爲資產階級的議會所採用。

英吉利的議會政治，政黨政治，是這樣地發達



的。自由黨與保守黨的前身，在當時即已存在，後來成爲如今的自由保守兩黨。我們要知道現代各國議會政治的本質，可於英吉利求其起源。

這樣的王權，是不能妨礙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的。經濟的對立反映到政治上，經濟的權力必然引致政治的權力。由是議會遂成爲支持并擴大資產階級支配權之機關。我們如果不能理解英吉利議會政治之這種階級的性質，也將不能理解俄羅斯勞農政治之歷史的意義。

美國的獨立與法國的大革命，又是資產階級勃興的二大波瀾。

美洲的發達，是從十七世紀之初，英國清教徒爲避英王壓迫，殖民到北美的東岸時開始的。爲求信仰自由，廣布愛的福音而渡海以來的清教徒的殖民地，當初也有人認爲是平等的樂園，是人道的理想境地，但這個完全是錯想了。更有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說這是“德謨克拉西”的搖籃，也是不對的。實在像北美合衆國建國歷史上那樣表裏不一的虐殺，掠奪，壓制的歷史是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來的。

他們一上陸，便殺土人，逐土人，奪其住家，占領

其土地。新教的自由主義，允許奴隸商人的營業權利。凡詐欺取財與資產者的貪婪，皆認為是他們由神贈與的「神聖事業」。非白人即非人類，非清教徒即非神子，非權力階級即非美國人：這些便是美國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思想。他們的法律是最嚴重的私有財產保護法，有許多白人勞動者與黑人奴隸，僅犯了極細微的財產上的罪，就要入牢獄，處死刑。

清教徒的信仰自由，畢竟不過是有產階級的榨取自由。在這意義上，阿美利加實為當時的有產階級的理想國。

阿美利加殖民地的獨裁者資產階級，對於本國英王政府之採用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壓迫美洲殖民地的產業，厲行航海條例，課輸出入品以極重的關稅，到底是不甘心服從的。於是反抗本國經濟榨取的美洲殖民地商人階級，敢公然和英吉利脫離關係，宣告獨立了。

一七七六年，殖民地十三洲的代表會於非勒台爾非亞，推華盛頓為首領，發表歷史上有名的獨立宣言書。“人生而平等”“不自由毋寧死”等佳句，曾為我人所傳誦，一若其說果為真誠者。但這個實在是

手段，是資產階級爲獲得權利起見，從開始一直到行見滅亡的現在，爲本身利益而到利用民衆時所常用的。

試問美洲的獨立，果然是人權的勝利嗎？獨立宣言書上著名的人，有沒有曾經想把那個“生而平等”的人間以階級差別的財產予以廢絕呢？他們豈不是從爲自由而賭死，在戰場上辛苦作戰，幸得生還的勞動者身上，把他們所獲得的自由一切霸占了嗎？老實說來，他們正在走相反的路，他們爲保持所贏得的特權，就在厲行專制，故若照文字來解釋獨立宣言書，實是民衆所最嫌惡的。

同情於美洲的人權回復運動，而從遼遠地方過海來應援獨立戰爭的法蘭西支配者，也只是爲了報二十年前英軍奪去加拿大的仇恨，欲乘機再去占領加拿大：這才是他們的真誠，豈有別的情義？果然法國援軍的將軍拉法夷得（Lafayette），在數年後本國的自由民權革命中，便是第一個射殺暴動民衆的人。

這樣得了法國援助的獨立軍，聲勢甚大，到一七八一年把英軍最後的根據地也陷落了，在一七八三

年凡爾賽和約中，阿美利加的獨立，竟得英本國完全承認。此後六年間，把合眾共和國的政治組織着着整頓，一七八九年建國充勳華盛頓便被選為第一任大總統，成就了自後發達的基礎。

阿美利加的獨立，實為法蘭西革命的序曲。法國資產階級從美國資產階級的獨立成功中直接學得許多經驗，故當其對本國封建貴族爭取政權時，凡美國獨立時所採取的戰術，幾乎盡量應用。為他們的自由民權的標語所欺騙的民衆，遂幫助代封建貴族而起的金權貴族，排斥舊的君主專制，替新主人的搾取壓迫而作戰。

法蘭西資產階級之理論的代表人物，為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盧梭 (Rousseau) 福爾特 (Voltaire) 三人；實踐的代表人物則為後來的但登 (Danton)，馬拉 (Marat) 及洛白斯比 (Robespierre) 三人。

孟德斯鳩研究英吉利的革命，主張立憲主義；盧梭高唱天賦人權論，著民約論，鼓吹自由平等的精神；福爾特則罵倒君主政治，攻擊僧侶，痛快之至。但是這樣的新文字，實在都是代表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與要求，不過加以組織發為理論吧

了。

另一方面試看當時法蘭西的支配階級的傾向：那國已失其經濟基礎的封建政府，欲彌補其不自然的財政破綻，只管向民衆苛斂誅求，而對於革命運動力謀鎮壓，有惟恐不足的樣子。原來滅亡階級到了臨終，有如着魔發狂，這在任何時代，任何階級，都是一律不變的。故當時的封建政府曾發布規定死刑的法律，放逐盧梭等等。像這種對於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極端的壓迫，恰和今日快要終其階級使命的資產階級自己也在狂熱地思量撲滅無產階級運動而制定治安維持法，日本政府的過激思想取締法，如出一轍。

凡欲逆轉歷史的車輪者，必將在其身上染着本身的鮮血。法國民衆的不平，到了路易十六世的一七八九年，都化爲小小的暴動，絡繹不絕，至破入巴士的獄（The Bastille）而達於頂點。此後暴民蜂起於各地，殺貴族奪其財產，焚其邸宅之事，到處皆有。

先是在國民議會中，民黨的勢力已經漸強，思打倒貴族僧侶者大有其人；等這個社會的大變亂發生，在溫和派首領米拉波（Mirabeau）等指導之下，又進謀改革的綱領，制定憲法，樹立立憲君主的基

礎。著名的‘人權宣言’也在當時發表，在這裏面，什麼天賦人權的思想，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以及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等等，皆已竭力提倡了。

米拉波死後，過激派的共和主義論，益發得勢，至一七九一年，國民議會遂自行解散，另組新的立法議會。在立法議會中，吉朗特（Girondists）及雅谷（Jacobin）兩左翼黨的勢力日大，主張廢止王政的人也愈多，法王恐遭不測，暗中離去巴黎，但在中途爲土人所捕，卒被囚禁。

在法蘭西放射的革命野火，竟是這樣地燒到了路易皇帝的身上，鄰近諸國的王及貴族等，目睹這種的形勢，撫心自問，哪得不全身發抖？於是尙睡在封建迷夢中的普魯士與奧地利兩位國王，深恐如法國平民所掀起的暴風雨，萬一竟波及到自己國度裏來，所以如今在階級的利害之前，竟把永遠的國仇也忘了，派援兵來解救自己的敵人——法王之難。

可是普奧聯軍的進攻，反轉加倍的煽起了法國民衆對於革命的熱情。義勇軍遂高唱馬塞曲，齊到邊界上來抵禦敵人，以擁護革命。其時國王被認爲招致外敵的國賊，爲暴民（Mob）所襲擊，僅以身避到議

會中，但議會也爲過激共和黨所激動，遂捕路易閉之。於是再解散立法議會，組織國民會議。在極左黨雅谷黨指導之下，廢除王政，宣布共和，革命裁判所定路易十六世叛逆之罪，送上斷頭台以終。是乃一七九三年，已是革命勃發後的第四年了。

在國民議會中，溫和派共和黨之吉朗特黨，早被雅谷黨目爲妥協派而被壓倒，并將其首領及許多黨員處以死刑；於是雅谷黨處於絕對獨裁的地位。當時有所謂公安委員會，實爲革命政府的中堅，厲行‘恐怖政治’，把王后瑪利，安都納脫等認爲有反革命嫌疑者，毫不寬容地處以死刑。統計上斷頭台而死者，當以千百計。

革命政府的新政，在但登、馬拉、洛白斯比三頭指揮之下於血泊中着着發展，如定新革命曆，廢基督教，獎勵理性之尊重等等內政上的大改革，頗屬不少；但在國外的普奧兩國的革命干涉同盟益趨擴大，且變爲聯合全歐各國的對法歐洲大同盟的組織，亡命於國外的貴族和他們通同一起，謀爲反動，其勢日盛。加以馬拉已爲吉朗特黨一少女所暗殺，洛白斯比更疑忌多年的同志但登而處以死刑，由是革命政

府的威勢漸衰，至一七九四年洛白斯比也受死刑，政權復歸於溫和派共和黨之手。這個新政府製定新憲法，五人組成執政府，立法部則設上下兩院制，在獄的吉朗特黨議員重到議會中來。新政府更用全力於國防，不單阻止聯合軍的侵入而已，還思進攻聯合各軍的本國，以斷國難的禍根。

當時就有蓋世英雄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出來大顯威風；平意大利，討奧地利，并且遠征埃及，歸國之後即取得執政府的政權，終於出賣了革命，從羅馬法王接受帝位。遂使歐羅巴全大陸皆為其鉄蹄所蹂躪，這樣約繼續二十年間，成就了所謂拿破崙時代，而其開端實為這個國防軍的出征。現在尚有迷信「英雄造時勢」的低能的資產階級史學家，說起英雄來，就要把拿破崙一世舉出來當作模

但究竟是拿破崙造時勢呢，還是時勢造拿破崙？我們要是知道了法蘭西當時的社會狀態，就得解決這個問題。

在中世封建制度中所成長的經濟勢力，已經惹起了好幾年的大革命的變亂，把封建主義的政治組織連根顛覆了。而當新興階級掌握社會的政權時，全



社會因與舊政治制度連帶的關係受着極大的破壞，他們自己所築成的經濟關係之領域，陷於四分五裂之狀態，殖民與貿易當然廢不到。即國內的一切生產，也幾乎放棄殆盡，革命中的全個法蘭西，乃全靠過去蓄積的勞動——即掠奪的王廷，寺院，貴族等的財產來支持。

革命勃發以來，由政府所沒收出賣的莊園的收入，雖已超過七十萬萬元之多，惟受外敵影響，軍費驟增，遂祇得發行不兌換紙幣以濟一時之急。無論何時，革命政府的財政，當然難免困難，但要以法國革命政府為尤甚。試觀恐怖政府末期以前所發行的不兌換紙幣，總額已達二十萬萬四千萬元之巨，然每日還要增加一萬萬元。當時政府中人，竟有提議將已被貧農分配了的土地重行沒收者，可想見其財政困難的狀況了。

當這個時候，拿破崙的國外侵畧，實在是為財政困難已到極限，遂思向外開始新領土以便有所掠奪。以後法國資產者歡迎拿破崙凱旋，歡忻鼓舞，不為別的，只為這個國際的強盜所得的掠奪品足以減輕他們的負擔罷了。他們既已握得政權，便不必再有政治

鬥爭。即防禦外敵，也可一任武人，自己則須趕緊着手於崩壞的經濟組織之復興以及建設之事業。本來在這一點上，那位御用兵隊長拿破崙也不來干涉他們的經濟利益，反而加以幫助；但縱令軍隊發生些放肆或撒嬌的行動，他們也竟可裝聾作啞，不予顧問。還有為鎮壓那些當真夢想自由平等的工人農民計，就讓這位創業高皇帝（即拿破崙）去與羅馬法王妥協，以復興博愛服從的宗教，也正大可利用！所以要是當時的經濟狀態可以容許法蘭西的資產階級不必要靠拿破崙來實現這樣的利益，那麼即使有比拿破崙更偉大的英雄出世，恐怕他所能為力的，連拿破崙所成就的十分之一還不及。歸根結蒂地說，拿破崙也不過為在經濟的條件所驅使的範圍內，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自動傀儡之一罷了。

各國的革命干涉同盟，到今都變為對拿破崙侵略的防禦同盟。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遠征俄國而失敗歸國，聯合軍乘機追擊，侵入巴黎。翌年遂迎路易十八世為法王，而流拿破崙於愛爾巴島。其後拿破崙復秘密逃出，再謀活動不成，遂被流至美洲孤島聖海倫那。

於是各國爲討論戰亂善後事開維也納會議，恢復歐洲以前的國境，更組織“神聖同盟”，決議壓止自由思想，維持王政。由是歐羅巴大陸，復爲對抗資本主義革命的封建勢力之反動風潮所籠罩。“神聖同盟”的主張者爲尙未脫離封建經濟制度境地之俄國亞歷山大皇帝，而其指導者則爲政治發達最稱落後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 (Metternich)。然當時已走上產業革命中途的英吉利並未參加，也足以見這個反動的國際聯盟之歷史的意義了。

## 第 七 章

### 科學的發達與產業革命

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亡了。東羅馬帝國的都城君士坦丁堡是個中世紀保留古代文明遺跡的地方，在那裏住着許多抱殘守缺的學者；東羅馬既亡，這些學者都離了都城，逃向意大利的各都市去。這些都市原為十字軍的中堅，也為東方貿易商人的根據地；但十字軍戰爭的結果，把那些抱反抗中世封建思想而求經濟發達自由的商人階級趕走了，這樣愈使他們對於向來的傳說與權威存着疑惑輕視的念頭，復因與文明程度較高的薩拉森人相接觸，遂使

他們自由研究的心思與冒險不羈的精神益發增強：這種種原為我們所已知道。現在因為許多學者逃至這些地方，故這些都市不僅為商業的中心地，也且為文明的中心地，學問的勃興與商人階級的抬頭，乃相伴而並進。從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的古學復興時代，實為文明智識與近代思想的黎明期，在歷史上也稱為文藝復興時代。

所謂文藝復興，並不是智識的發生，而是智識的再生。在太古埃及及古代希臘，我們已知道有可驚的文明的發達。紀元前三世紀在亞歷山大城的大博物館，實可代表古代文明的爛熟期。圖書室內的藏書總計在七十萬冊以上，日常出入的學者，人數超過一萬四千；當時學問的興盛，概可想見。如幾何學上的幼克里特(Euclid)，數學上的亞基默德(Archimedes)等永久的偉大科學者都是此中人。

到了羅馬時代，古代文明原已有衰微的傾向。那位統一了內亂不絕的羅馬，成就世界大帝國建設的凱撒，當圍攻亞歷山大城時，竟不惜把那座偉大的博物館付之一炬。然當時科學的精神實已廣被人間，故發為破壞偶像，尊重自由的思潮，更使耶穌基督

革命的教義普及；惟不久連基督教也受了權力的影響，竟變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遂開法王政治的基礎。

古代文明沒落之後，教會實為代表中世黑暗時代神祕主義的淵源。法王又封學校，滅科學，重興偶像。凡一切研究與學問，皆視為罪惡而嚴禁之。人民只許有信仰與祈禱，一切問題可由聖書的奇蹟而得解決。

然而一千二百年這樣長的昏夜，也有重見光明的時候；漸漸地近代文化的曙光開始放射了。古代文明的沒落，原為經濟發達程度較低的北歐蠻族侵略全歐所不能免的結果，而十字軍以後的歐洲經濟生活急激的變化，封建主義的破滅與商業及工商階級的發達，實為發生文藝復興之唯一的經濟的原因。

文藝復興的根本意義，在社會為自我的發見，在世界為自然的發見。在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名畫上所渾然湧現的自由清新的氣分，便是對照着的為義務所束縛，為傳習所隱蔽的中世人的姿態，而代表近代人潑刺的自我精神的。又從航海業者證明水平線的無限以後，世人對於地為正方形平面的中世傳說也有點不信任了。

自由研究發達的結果，使十四世紀以後陸續有各種的發見與發明，如時計，眼鏡，火藥，磁石，印刷術的發明，皆足以證明科學發達的急速。就中火藥，磁石及印刷術三者，又為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三大發明；有了火藥，封建時代的戰術為之一變，使武士的勢力大衰。發明了磁石，航海大有進步；向來航海者必須是澄清的兩海之夜，有光輝的星在照耀着時，才敢行船；現在有了磁石，即在無星的昏黑之夜，也敢大胆遠航。由此有十五世紀末的阿美利加發見，有十六世紀初的世界周航，把世界為球形的立體這件事證實了。實與天文學研究者以極大的刺激。印刷術的發明，不僅使文藝復興的文明止於古代文明的復興，更進而達到燦爛的近代文明的發達，這一個主要的要素實不可忘。要是今日從我們的社會，取去了新聞，一切印刷物與印刷機器，而設想現代文明的將來，那麼無論是誰，不能不對於十五世紀第一個實行印刷術的德國人哥登堡（Gutenberg）發生感謝之情了。

至十六世紀，天文學家哥白尼（Copernicus）唱出有名的地動說，痛斥“聖經的虛偽”。至十七世紀，自然科學的研究更盛，學者輩出，如創引方法則的

牛頓，動物學家古比，化學家拉瓦謝，植物學家林納等都是。

中世紀對於一切事物，皆用演繹的方法去論證，——即由理論去推斷實際；以爲世上自有任何人不許質問其真僞的一般原則，而個個事實得由此——屢用荒唐無稽的詭辯——說明。自文藝復興以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法，將事實的重要性放在理論之上。一切事實在被概括以前，必須與以注意深切的觀察。

跟着新的事實，遂有修正的理論與概括。這種近代的新論證法，正與演繹法相反，乃是由事實而綜合理論的——即歸納的方法。用望遠鏡，顯微鏡，分光器，晴雨計與寒暖計等做武器的這個科學的精神，實爲惟一打破中世的迷信與無智，發動近世可驚的文明社會的要素。

總而言之，在中世主義的黑暗與文藝復興的光明中間的鬥爭，即是行見滅亡的封建制度與新興資產階級中間鬥爭的相反。這個也就是由羅馬教會所代表之封建的神祕主義與由工商階級所支持之近代的合理主義中間的鬥爭。我們在前章，已知道封建主義的滅亡，以及資產階級的成功，羅馬教會的



的失敗與合理的近代思想的勝利。現在這個也就是科學的勝利。

這個得勝的資產階級與科學的結合，在十八世紀以後，是怎樣的發展，生出何種的經濟關係與社會文化，而又怎樣的相乖離呢？我們從本章後半所述的產業革命的歷史與在次章所述的產業資本主義發達史，便可知道這中間有趣的過程。

在研究產業革命之前，我們對於在這以前產業組織的發達應該有所知道。

自古代羅馬的奴隸生產滅亡以後，在封建制度之下，工業不能為獨立的存在；到了中世末期，因商業及都市的復興，乃與農業脫離而為有組織的經營；以及以後手工業者的基爾特勃興，又為了內部的矛盾而趨於衰頹；這些在第五章中已經詳細說過。

此後代基爾特工業而起的，有稱為家庭工業的新的產業組織，約從十五世紀中葉起，漸漸發達。在家庭工業的工人與基爾特的師傅情形有不同：基爾特的師傅須自己購入原料，雇用徒弟，從事製造，更直接販賣之於市場；而家庭工業方面，原料與工具皆由批發店供給，在自己家裏與其家人一同製造，然

後將製造品交給批發店，取得扣去工具借金的手工費。這樣的家庭工業者，從都市的郊外起，一直到村落，皆有散布，在他們中間並沒有何等聯絡，因之沒有同基爾特的徒弟與雇工一樣的團結起來反抗師傅的憂慮；爲大商人的批發所，也不如基爾特的師傅般須負生產過程的責任，故很可以盡量榨取。家庭工業本來是由紡織業而起的，因十五世紀織物業的發展，也逐日趨發達，至十七八世紀的英吉利，算達到了極盛期。

英吉利本是個出產羊毛最多的國家，歐洲大陸毛織業者的原料，大多靠英吉利商人的供給。十六七世紀之間，大陸諸國的工業製造者因受宗教上的傾軋，爲避免危險故，逃至海上的島國來，且把新的技術也帶過來普及，遂使英吉利成爲用其豐富的原料，自行製造的一個大織物工業國。這樣到了十八世紀，英吉利居然獲得世界商業的霸權，在國內急激的積聚資本，對國外擴張銷售製品的市場；英國本是一個富於煤鐵之地，又保持一個超出大陸戰亂的島國位置，更有其他種種優良條件，所以它就完成爲產業革命母國之經濟的準備了。

產業革命發生於一七六〇年至一八三〇年之七十年間，爲在英吉利的經濟上及社會上的大變動；可是這和前章所述的政治上諸種革命不同。這乃是直接在工業上技術上的革命。因純粹科學的研究，既有如前所述過的發達，以後就想把可以利用的這類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之上。這種應用科學的研究，遂在英吉利的紡織機械的發明上結其果，以後續有新的機械發明，終於把一切工業上的生產技術完全變革了。

紡織工業包含二段生產工程：即紡纖維爲絲與織絲爲綿布是。當初這兩種皆用手工——前者用絲車，後者用手織機——作業，後因英吉利製品的市場急激擴大，特別對於綿布的大量生產又極感需要，故當時以在這一方面的生產技術之改良與新興爲最大的急務。一七三三年有鐘表師約翰凱者發明了自動梭，這於織布工程大有用處；顧在紡績工程上進步依然遲滯，已紡成的綿絲不能從速織布，故雖由美洲輸入許多棉花原料，祇好在碼頭上堆積起來。即新製的自動梭也竟不得發揮其能率，有空待紡絲的狀態。於是懸巨賞以求紡車的發明，一七六四年有蘭卡西

亞的織物業者哈葛里維斯發明能在同一時間紡出八本（後改良為八十本）的複式紡績機，一七七一年阿克拉特發明紡車，一七七九年克洛撲頓發明精紡機，一七九二年華脫內發明繅綿機，由是綿絲製造頓然發達。

到這時候，綿布方面的發達反見落後，幸而至一七八四年，喀鐵拉脫發明以水力做動力的新織機，其後更加幾度的改良，至一八一五年遂通行起來。

為新工業技術的基礎者，是動力與機械的結合，除自然的水力及風力以外，更利用蒸汽的膨脹力，由是動力的使用更見進展。一七六三年華德繼續紐可梅的研究，遂完成為蒸汽機關，應用於紡績，綿布，鋸木等方面。

因要供給種種機械及運轉機械的蒸汽動力，遂以廉價的鐵與豐富的燃料為必要。十八世紀英國鐵之產量，尚極微薄，後因知用石炭，又於一七九〇年發明新熔鐵爐，於是生產有急激的增加；一八〇六年的總產額，一躍而超過二十五萬噸，輸出的也不少。同時石炭方面，在十八世紀末以前雖用蒸汽唧筒，能掘到深處，一八一〇年以後，因採用蒸汽穿坑

機，安全燈及裝置機械的礦內搬運法等，產量也大大增加，至一八五〇年實已超出五千六百萬噸。

平常視運輸與普通生產有別，然所謂生產者，並不限於製造物件，運物——即運輸，實也是生產的一分科，紡織，掘煤——即從地底將煤運至地上，是生產，同樣，運美棉到英國，運英布到日本，正是很好的一種生產業。故產業革命的記述，勢必及於運輸交通的領域。

在十七世紀，英國煤礦地方，已有短距離的軌道運輸；至一八一四年司帝文遜（Stevenson）發明蒸汽車，應用於這種軌道上，遂使陸上運輸起一大革命。以後在一八三〇年，於利物浦至曼斯德間鋪設三十哩的蒸汽鐵道。此後每年延長，速力與牽引力皆有增加，循致於實用化，民衆化。

水運方面也以同樣的比例，發達甚速；用鋼鐵做造船材料，用蒸汽做推進力，其耐久、快速與載重的力量，均大有增加。至於汽船究為何人所發明，本屬難言，還是說基於長期的社會的經驗——一切發明原來都是這樣，而以汽船為尤甚——為更妥。一八〇七年，美人富爾敦（Fulton）完成的克拉蒙脫號，

開始世界的定期航海。以後在英國及美洲沿岸漸次普及，一八二〇年有英國汽船航行倫敦——巴黎間，一八三八年有“大西”號橫斷大西洋，一八三九年才有利物浦——波士頓間的連絡航路，於是英國的商業又到了它的歷史新時期。

由生產技術的大革命，產生現代大規模工業的經營上所必須的一切要素。如增大生產能率的機械之發明，製造大機械的鐵材之廉價的供給，因有豐富的燃料而動力之無限增加及長距離的便利敏捷的運輸之發達等等，皆是促成工場生產制度的勃興的。

工場制度在機械工業以前，因工具專門化而勞動分業的結果，原已與家內工業並存。惟在工場手工業時代，人的勞動為生產的主力，工具只是補助人力的；反之在新的工場制度的機械工業時代，以用人力以外的動力所運轉的大機械為生產的主力，人力反而變為機械的補助了。

假定如今有一位多年經商積有財產的商人，他看見機械工業的有利，用他的全部資本，去購買精巧的巨大的許多機械，又建設裝置這些機械的大工場，收容數百甚至數千的勞動者，從事於大規模的綿布

生產事業。這時候，他已經不是商人，而是一個企業家。他的商業資本，如今也變為工業資本了。這樣的工業，不但脫離了從前從屬於商業的關係，完全獲得自身獨立的地位，且更進而把商業置於自己支配之下。如此在過去七八世紀間所逐漸蓄積的商業資本，自產業革命以後，絡繹變為工業資本，資本主義由此完結了它的搖籃期的商業資本，而入於所謂產業資本的青春時代了。

這一位企業家，每日運轉那大規模裝置的工場，可以製出一千匹綿布。把做原料的綿絲的代價，機械與工場的損傷，燃料及機械油的消耗，勞動者的工資這些一切生產上所費的統計起來，每日不過五百元；——但他出賣綿布即使每匹值一元，這樣他還可得到半數的利潤。另一方面，與工場制度並存的舊式手工業者，從天未明開始工作，一直做到果晚，也不過織得一匹布。他若把一匹布以一元錢賣了出去，連維持一家的生活費尙恐不足。如此家內工業為工場生產所壓倒，手工業為大規模的機械工業所滅亡，從來獨立的手業者祇好棄了工具，離了家庭，跑到新的工場主底下，被雇用為工銀勞動者。與此類同的

事，在大工場與小工場間也是有的。大工業愈益發達，愈益集中了極大的資本與工人，那麼小工業就不得不從資本主義社會漸次絕迹了。

故生產資本的積聚，實比商業資本為更顯明，為更迅速。社會全部生產為大資本家所獨占，人口大多數淪落為工銀勞動者，而加入無產階級的行列中。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就由人數極少而占有一切的資本家與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包含貧農），自己除一雙手以外別無所有的勞動者——這樣相對的三大階級所成。

普通所說的資本主義——近世資本主義時代，乃指產業革命以後的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要想明白這時代的社會，不可不研究資本與勞動的關係，特別是資本的本質。

資本是什麼？資本最先必要某種一定的價值。或為貨幣的形式，或為機械，工場建築物，土地，原料，商品等種種的形式。而這種價值，要皆為了生產更新的價值即剩餘價值——利潤而使用的。故所謂產業資本乃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所謂資本主義生產即是剩餘價值的生產。



然則剩餘價值——即利潤又是如何生產的呢？我們即拿織物工場爲例。資本家買原料，買機械，買煤，買機械油及其他一切必要的東西，最後又從勞動者買其勞動力。他雇用勞動者，講定每日工資多少，使他每日做十小時的工作。這樣，生產的事情就開始。煤燒了，機械運轉，工場建築物動搖，原料耗費，而勞動者疲勞。其結果，每日約有千匹的布織出，要是這些布每匹能賣出一元，那麼一匹布就保持一元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從哪裏成立的呢？先是其中包括供消費的原料，煤油，及機械的耗損部分，其他一切爲生產而使用的價值。現在這些統通變爲這匹布的價值。而發生這樣變化的根本要素即勞動者的勞動力，自然也同樣包含在這匹布的價值之中。現在假定有男工十人，女工五十人，從事生產。總計爲生產所費的勞動時間，爲 $(10+50) \times 10 = 600$ 。因生產物的價值，相當於其再生產所需勞動時間的總和，故如今要是更假定生產所費原料及前述其他一切的價值，相當於四百時間的勞動，那麼這一千匹布的價值，相當於一切時間的合計，即 $600 + 400 = 1000$ 勞動時間。然實際上，資本家賣去布匹，可得半數的利潤。

即他在實際生產上，不過要  $1000 \div 2 = 500$  勞動時間的生產費。這個原因在哪裏呢？他對於煤，原料及其他一切，是付過全額——即相當於四百勞動時間的價值之貨幣的。那麼這個利潤，一定是由其餘六百時間——即對於勞動力所當支付的價值中出來的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巧妙關鍵，實在於此！工場主對於勞動力，是支付對於其勞動日的勞動價值的全額，原是事實。這爲何故？是爲恢復勞動者當日的疲勞，又爲蓄積可供翌日勞動的勞動力所必須的休養與衣食之資料——即一日的生活費而支付的。這個費用占何等大的金額呢？答復是很明白。是比用六百時間勞動的生產的價值要小得多。要恢復在一日間做十小時勞動而疲勞了的力量所必要的量，是與我們用這些勞動力所得生產的量，決不相等的。換言之，我們一日雖做十小時勞動，但爲恢復疲勞所需一日間的生活資料——即充分的食料衣服及其他生產所必要的勞動力之價值，僅不過相當於二小時而已。故相差八小時的勞動價值，是當作不付代價的勞動，永遠無代價的爲資本家所剝奪去了。

再就前例言之，從勞動者每日買六百勞動時間

之勞動的資本家，祇付了相當於一百勞動時間價值的工資，便以為是儘够維持勞動者一日的生活了。而勞動者對於自己所有相當於五百時間的無代價勞動之價值為狡猾的資本家所剝奪，這一件事也並不注意，却祇拿了供一日生活費恐尚嫌不足的工資而若無其事地歸家了。由是資本家盡量地從勞動階級搾取剩餘價值，靠利潤來過奢侈淫佚的生活；勞動者萬一翌日失了業 或者為疾病或負傷而失了勞動力，那就不免在瀕於餓死的可怖的威脅之前而發抖，過那不堪其悲慘的不安的生活。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說近代的工銀勞動者是和從前的奴隸及農奴不同而是很堂皇的一個獨立自由人 勞動者有自由，——他們說——勞動者要勞動要不勞動，都可自行決定。決非如奴隸及農奴，須受無理的強制，懈怠了要受鞭打 他們沒有賣買身置的事情，又不為土地所束縛 他們在自由的相互契約之上將自己的勞動力供給資本家，而得到相當的工資；要是條件不合意，無論何時都可解除契約。這些便是資產階級學者所宣傳的。勞動者原和昔日的動產奴隸及農奴有不同 並不為資本家所任意買賣，也不終

身被關在某個一定的工場。但他們雖不賣身體却代以賣勞動力，雖不是一個人被束縛於某一個資本家的工場，却代以階級的被所謂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一大工場用工資的鐵鎖束縛着。他們雖沒有從資本家那裏用鞭來強制勞動，却被用飢餓的大鐵槌所逼迫着而不敢偷惰。他們原是自由，要生要死，都可自己作主。但在不想餓死的奴隸，便必須絕對的服從資本家的命令，同蟻及蜂一樣地勞動才好。倘若有不想生活的奴隸，竟敢反抗資本家，那麼資本家便可在無論何時，把他逐出工場，使之餓死在道旁。古代的奴隸，爲保證所有他的生活，沒有死的自由。中世的農奴爲土地所牽累，沒有倒斃路旁的自由。在這一點上，近代的勞動階級，的確比他們自由的多。然而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的工銀奴隸的境遇，實在也要比古代的動產奴隸，中世的農奴，悲慘得多，黑暗得多呢。

## 第 八 章

### 資本主義與勞動階級

我們於上述第六章中，已經見到重商主義曾為支配世界經濟政策之指導原理。那時各國皆採用關稅政策與極端的保護貿易主義，各謀本國貨幣蓄積的增大。然到了產業革命以後，這種所蓄積的商業資本，一變而為工業資本，資本主義入於發展的第二階段，即產業資本主義的時代。於是前時代資本主義搖籃期的思想，即作為商業資本政策的重商主義，早已不能用為資本主義青春期的思想，即作為新的產業資本的政策了。由此在新興企業家階級之間，反抗舊

的重商主義政策的制限與干涉，而表現為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新傾向。近世經濟學之始祖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實是此種新運動的指導者的青年資本家階級之理論的代表者。

斯密司的大著國民之富，有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模範經典之稱號，在經濟學類書中，終算是有特色的；然此書出版的時期，恰與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宣言同時，即在一七七六年，離產業革命開始之後正無幾時。他觀察了自重商主義經濟時代到產業革命初期的經濟進化之過程，於此發見為歷史必然產物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惟斯密司相信一切自然的，都是善的；所以他對於這個當作歷史自然發展之結果所必然產生的經濟關係，也認為極巧妙的善的社會組織。同時，他的根本思想又是如此：人類的天性是利己的；從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凡在這個組織下面所包含的各個人，倘若根據他們自然的性情，專為自己的利益而活動，那麼當作必然的結果，社會全體的利益，也當不期而增進。他從這一種見地，反對干涉個人自由的一切法律，及妨礙自然發達的一切保護政策。他又說：倘若在所謂自然的自由這個明白而

且單純的制度之下，只要各個人在不侵犯正義之法的限度以內，儘依自己所欲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對於其他任何人的事業及資本，也得自由地用自己的事業及資本去與之競爭；那麼人類的生產力，自然能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下，發達到最大的高度。

在產業革命以後的英吉利的資本主義，正依着斯密司的學說而向前進展。近代的大產業制度，陸續地生出新的工業都市；如倫敦，利物浦，曼却斯德，伯明罕等大都市，在一八〇一年至一八四〇年之間，各增加人口約二倍至三倍之多；濃密的黑煙，籠罩在此等都市的天空。生產力得到異常的增大。大量的英吉利製造品就向大陸諸國輸出。

工業的發達與人口急激的移動，必然的惹起了議員選舉法的改正問題。十九世紀開始以來，英國的自由，保守兩黨，即常以這個問題為中心而起政爭；至一八三二年自由黨組織新內閣，這個選舉法修正案遂在議會中通過；因此代表地方地主的保守派議員的當選數為之大減，而工商階級出身的自由派議員數為之突增。這可說是自由主義的產業資本家對保守主義的地主階級所得的第一回勝利。

至一八四六年，又把多年未決的廢止穀物條例等也通過了。這所謂穀物條例，原係地主階級爲防止穀價之低落，特對穀物的輸入課以稅則；但對穀物課稅的結果，必然也增高勞動階級的生活費，從而與要求減少工資的新興企業家階級的利益不能並容。故現在穀物條例的廢止，即可視爲產業資本家對地主階級及自由主義對保守主所得的第二回勝利。從此英吉利的產業遂在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原則之下，成就空前的突飛的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固已入於資本主義的全盛時代了。

英吉利資本主義的波濤，更逐漸地侵入到歐羅巴大陸。在法蘭西，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爲保守主義所壓倒的自由主義，也由得了英吉利輸入的機械工業的援助，重行恢復其勢力。先於一八三〇年七月，逐路易王，新迎奧雷昂公路易非力布，擁戴爲王；至一八四八年二月，復廢非力布，而宣布共和，選拿破崙一世之甥路易拿破崙爲大總統。此即所謂七月革命及二月革命；以後二月革命的餘波，還深入到保守主義的大本營奧地利；等維也納暴動發生，更把多年來專謀壓迫自由主義的梅特涅逐出國外。



當時的德意志，尙與意大利一樣，未成爲統一的國家；自維也納會議以來，纔在奧地利指導之下，當作聯邦而存在。至一八三〇年，聯邦中的一個強國普魯士先集北部諸邦，組織關稅同盟，謀一種經濟的統一；以後南方諸邦，也陸續加入同盟，才算成就了政治的統一之前提。原來這個北部地方，包括從前漢市同盟的諸都市在內，故經濟的發達本稱顯著；到了此時，又受英吉利產業革命的影響，採用機械工業，大見近代的大產業之勃興；因此這北部地方的新銳的意氣愈加強烈，自由主義與統一主義遂瀰漫到德意志全土；到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沒落後，這個以普魯士爲中心的德意志帝國統一的氣運，便越發成熟了。

至一八六一年普魯士王威廉一世登位，他就任用鐵血宰相卑斯麥（Bismark）決心圖謀排斥奧地利，以期實現帝國建設的宿望。果然不久，爲了丹麥征伐的占領地處分問題而勃發普奧戰爭；普魯士竟於七星期內，擊破奧軍，追及奧的首都維也納，而迫使求和。由是奧地利與匈牙利遂完全脫離了德意志聯邦的關係。

普魯士戰爭以後，普魯士的國勢雖然蒸蒸日上，然爲建設真正強大的德意志資本主義帝國，如今還須作一必要的準備。這準備不是別的，就在想從隣國法蘭西割取相當於新興德意志產業的麵包與水的煤鐵豐富產地之阿爾薩斯與勞倫。(Alsace—Jorraine)

而當時的法蘭西呢，大總統路易拿破崙正模仿他的伯父拿破崙一世，舉行一次政變，昇坐帝位，更想表顯一點武功以謀鞏固地位，故正在等待機會；恰巧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發生，他就捉住這個問題，視爲兩國開始戰事絕好的口實。

普魯士軍於一八七〇年七月以破竹之勢，攻入法蘭西國境。拿破崙三世雖親率大軍應戰，但竟受圍而降敵，德軍遂殺到巴黎而包圍之。巴黎市民乘此機會，立刻廢止帝政，組織假政府，再行共和。其時市民皆困守圍城中，不料五個月以後，假政府的大總統企爾竟秘密會見俾斯麥，在凡爾塞結下了和約。議和結果，德意志得遂宿願而占領阿爾薩斯，勞倫更得五千萬萬法郎的賠款，即在凡爾塞的大本營，會聯邦諸國的君主，規定德意志帝國的憲法。於是普魯士王威廉一世，居然在敵國法蘭西的王宮裏，

舉行盛大的德意志皇帝即位式 這是一八七一年一月的事情。

與這個在北部德意志的一大資本主義帝國建國相彷彿的時候，意大利的諸邦也漸趨於統一，至一八七〇年，最後留下的羅馬的法王領地也歸陷落，新的意大利獨立王國遂告成立。在南部德意志也組織了奧地利，匈牙利的聯立國家，於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最後堡壘，也終於不免為資本主義化了。

自由主義的狂浪，連半東洋式的專制王國俄羅斯也波及到了。在一八六一年，俄皇下農奴解放的勅令，由是工場的煙囪，在北歐的空中也豎立起來。

以上是說歐羅巴洲的形勢，但同時新大陸的美利堅合衆國也以急激的速度，在實現產業資本主義化。在美國，因風土的關係 南北兩部的經濟原有不同：南部以農業為主，多使用黑奴；北部則以工商業為主，多雇用自由勞動者。當初以代表南部的民主黨占優勢，大總統也多由民主黨選出；一大產業制度輸入以後，北部的共和黨突增實力，漸有壓倒民主黨之勢；至一八六〇年，共和黨的林肯（Lincoln），遂當選為大總統。於是南部諸州，不贊同北部所唱的

統一主義與自由主義，且恐怕因共和黨的奴隸廢止案一旦實施，勢必顛覆自己經濟的利益；故即脫離北部而組織基於割據主義的阿美利加聯邦。如此，在一八六〇年至六五年，遂見有美國的內亂，即南北戰爭。這次內戰結果，南軍失敗，由是南部諸州重與北部合併，林肯的奴隸廢止令實行宣布，而美國的產業，自後便益趨發達。

在此以前，自一八一一年至二五年間，在中美南美的各殖民地，因當時歐洲諸國正苦於拿破崙戰爭，無暇顧問各自的殖民地，所以他們先後舉兵獨立。此時美國大總統門羅遂宣言所謂門羅主義，禁止歐洲諸國干涉美洲大陸的國事，恰巧英吉利方受勃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故不惟反對如以前的壓制殖民地，反取獎勵殖民地獨立的方針；因此中美及南美的諸小國，遂完全投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圈之內而為它所獨占了。

一八五三年，由配里提督所率的美國軍艦四隻，出現在東洋神祕國日本的一漁港中，打破了它的鎖國之夢。在這件事情的前後，英吉利與俄羅斯的巨大商船及軍艦，也曾屢次訪問日本，請求幕府開國

通商。而當時日本的封建制度，已漸為商人階級的金力而奪其經濟的基礎；行將滅亡的武士階級的政府，並不知道如何對付這一外交的難局。以後德川封建政府倒潰，統一的近代國家被組成；於是日本的商業資本遂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握手言歡，實為當然的趨勢。不久，勤王討幕的呼聲，忽然普遍到全國。可見當時的外交問題，實給維新革命以一爆發的機會。

這樣在一八六八年新組織的日本革命政府，以超絕尋常的手腕，急疾地採用歐美的機械工業，僅不過半世紀的工夫，早就發展而成爲世界有數的資本主義國家。

然這樣的日本的覺醒，實只是一個東洋唯一的例外。試看印度，它早爲英吉利所占領，一八七七年建設印度帝國，而以英吉利女皇維多利亞兼印度皇帝。再看中國，雖擁有龐大的國土，然國人只貪睡眠，做了列強侵略政策的目的物，猶未從封建夢裏醒來，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雖把清朝取消，而改稱中華民國，然這個共和制度，徒然是名目，一般國民仍呻吟於軍閥割據的專制統治之下，故黃色的亞細亞，然與黑色的阿非利加，依然均正如南美之屬於

北美合衆國一樣，附屬於歐美資本主義，當作它們的經濟市場與殖民地而存在的。

以上我們就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形勢，已爲略敘一過；但試問像這般明顯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果如亞丹斯密司所說，是那樣自然的合理的組織嗎？不錯，資本主義符合於科學，是當作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而生成，且爲此得以成就這樣的發達的。只是，到十九世紀的後半，資本主義早已發達至盡頭，須更有新的較進步的社會組織起而代之。現在輕視這個必然的進化的過程，而欲不自然地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無理地繼續它的發展的努力，實爲使資本主義違背科學，使不合理而且不自然的種種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

我們既由斯密司聽到對資本主義承認并讚美的學說，現在更不可不再就他的理論作一考察。他的發表國民之富，如前所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全盛期以前。所以他祇有爲那輝煌的黃金時代的預想所眩惑，而未及看到它的缺陷與矛盾，也不見預見在衰亡期所生的形態。

照斯密司的說法，資本主義是由私有生產機關

的個個企業家間的自由競爭，而可以發達生產力到極度的。各工場爲謀與他工場的競爭上得占勝利，具備更精巧的新機械，應用更得力的科學新發明。生產上的技術愈進步，社會的生產力也愈急激地擴大。其結果遂至於發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製造品的過剩。——卽這樣的自由競爭，必然的會引起那無視社會實在需要的極大量不必要品之生產與不能在市場銷盡而祇好堆積在倉庫的無數除剩貨物。製造品如果不出賣，資本的運轉就要停止，產業就要陷於非常的恐慌。多年來惱昏產本家經濟學者聰明頭腦的那個週期恐怖之原因，正不是別的什麼怪物，實只是亞丹斯密司所竭力讚美而爲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特性的這個自由競爭。

這個自由競爭，又不僅行於各個資本家中間而已，更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間，也復同樣行使。而且國家與國家的自由競爭，要比資本家個人間的更來得大，更來的激烈——就是，常至發動戰爭。

在這時代，斯密司的自由貿易論早已變爲時代落後的發臭的舊政策。如今的國家業已整個成了國民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它要用一切手段——前

後以武力——保護各本國資本家的利益。即貿易。那個怕因戰爭而斷絕貿易的和平主義時代，已算過去；如今正是一個在可怖的超督級戰艦護衛之下，而輸出貨物的軍國主義時代。

今試把十九世紀末以後至世界大戰止的主要戰爭列舉一下，竟有如下列之多，而此等戰爭，蓋無一不以獲得經濟上的特權，或貿易上的根據地，以至殖民地，勢力圈為目的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主義時代曾經以獎勵殖民地的獨立為得計的英吉利，如今却成為奪取殖民地戰爭的急先鋒；而殖民地的占領，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時代，復現出它的重要性來。因為無論哪個殖民地，終是經濟方面進步落後的農業國；所以如能確實地占有殖民地，就可為工業國的本國，獲得繼續不斷的食糧與原料之供給，與製造品推銷最多的市場。

一八七七年 俄土戰爭。

原因——俄羅斯為欲得地中海方面的貿易門戶，故多年來對土耳其要求開放鬆韃納爾司海峽。

結果——俄羅斯勝，結下塞士提反條約；後



因英吉利及其他列強的干涉，重開柏林會議而更改講和條件。

—一八八四年 中法戰爭。

原因——中國怒法門西之侵略安南，恩擊退之。

結果——中國敗，印度支那全部為法國所占領。

—一八九四——五年 中日戰爭。

原因——由於在朝鮮的勢力衝突。

結果——日本勝，使朝鮮離中國而獨立，奪取台灣，又得遼東半島的租借權；但因俄法德三國干涉，僅將遼東半島退還。

—一八九八年 美西戰爭。

原因——美國欲在太平洋得一根據地。

結果——西班牙敗，將菲律賓及其他地方割讓於美。

—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 南非戰爭。

原因——非洲大陸，除古國埃及以外，全為未開墾的蠻地。列強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皆努力開拓殖民地。如英之開普殖民地，法之撒哈拉，

德之西非，意之東非，比之康戈等)；至一八八二年，英吉利既得以埃及為保護國，更謀開浦殖民地的擴張，遂侵入為荷蘭殖民所建的南非共和國。

結果——英本國載運大軍援助殖民地軍，戰爭互四年之久，卒將南非一帶統一，收為殖民地。

一九〇〇年 義和團事變。

原因——中日戰後，列強乘中國的疲敝，羣起而侵略中國的邊境（如俄之於旅順口，德之於膠州灣，英之先取香港，更取威海衛，法之於廣州灣）；因此中國人對於列強的反感甚深，山東的義和團就殺外人，直至北京，包圍各國公使館。

結果——日，美，英，俄，德，法，奧，意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勒索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即今所謂庚子賠款。

一九〇四—五年 日俄戰爭。

原因——俄羅斯占領滿洲，更進兵朝鮮，威脅日本的勢力範圍。

結果——日本勝 奪取遼東半島及樺太的兩半，並獲得滿洲的利權與朝鮮的特權。

一九一——二年 意土戰爭。

原因——意大利多年來垂涎於地中海對岸的土耳其領土北非洲的里波里。

結果——因巴爾幹戰爭勃發，土耳其中止對意大利作戰，而放棄的里波里。

一九一二——三年 巴爾幹戰爭。

原因——龐大的土耳其帝國，久已成爲老大病夫國，以介在列強勢力之間，才得勉強保持它的獨立。一八一二年的希臘獨立戰爭，雖因英法俄三國之對土干涉而成功；但自後土耳其的分割問題，成爲列強間的懸案。俄國前在克里米亞及俄土的兩次戰爭，因受列國干涉，暫止其南下的野心；但後來變更計畫，統一同民族的巴爾幹小王國塞維爾亞，復建立了對土耳其侵略的方策。他方德意志經它的同盟國奧地利，匈牙利，更以保加利亞爲先導而窺伺土耳其；英吉利也以埃及爲根據，示恩於希臘，謀有所割據。在如此背景之下的巴爾幹諸國，今乘土

土耳其忙於意土戰爭之關頭，就突然突厥聯盟而起侵略軍。

結果——土耳其敗，割讓在歐羅巴的領土大半；但因分配問題，更引起同盟國互相間的戰亂，羅馬尼亞也加入作戰，巴爾幹的形勢遂糾紛益甚。

從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三年，僅不過三十七年而已，然其間足足有了九次大戰爭，還有其他不少漏着記載的小戰爭。資本主義便是如此這般靠着狂暴的槍劍，慘澹的鮮血而纔復繼續發達的一種不自然而且不道德的社會制度。果然，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有力大運動，也已通過全世界有如燎原之火一般急速地激烈地在燃燒，在蔓延。這一有力的運動就是社會主義的運動。但要問這個想繼續資本主義的文化，代替資本主義的思想而支配世界的社會主義，究為如何的主張，如何的思想呢？以下且就社會主義的起原而研究它的本質。

所謂社會主義，即如其名所表示，為社會本位即以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為本位的主義。反之，資本主義也如其名所表示，為資本本位即以資本家各個人

的利益爲本位的主義。故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的富皆爲資產階級所獨占，所謂勞動者這個龐大的無產階級，就不斷地受資本家的榨取；然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切的富變爲社會全體所共有，於是再也沒有榨取的或者被榨取的什麼階級了。

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雖似完全相反的兩極端的思想，然前者須通過後者才能實現；卽其學說，也是繼承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而由發展與徹底，才成爲社會主義經濟學之科學的體系。

正猶天文學之前有占星術，化學家之前有鍊金術士，同樣，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前也有空想的社會主義爲之先行。我們於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父卡爾馬克思的學說以前，若忽過了聖西門（St. Simon），傅立耶（Fourier）歐文（R. Owen）等人之名，到底是不可以的。

聖西門與傅立耶二人，皆爲法國人。聖西門著新基督教主義（一八二五年），想像人類黃金時代的社會秩序。傅立耶恐是最初的社會主義實驗家，著新產業社會，又試行稱爲“法拉謝”的小理想鄉的建設，但結局歸於失敗。

歐文是英吉利產業革命時，自己僱傭二千職工，經營一紗廠的資本家。他在克拉特河畔的紐拉那克建設理想的工場，思有以改善悲慘的勞動者之境遇。一八一三年，他著新社會觀一書，發表自己的思想；在那裏他說人類的性質為境遇的產物，故社會制度有改善的必要；又說今日風靡全國的機械生產的發達，在它自身雖很好，但因用為私利，故遺害不淺。

以上三位社會主義的先驅，皆於產業革命完成之前或後，無所成就地沒世；但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始者卡爾馬克思，在產業革命完成之後，尚生存了五十年有餘，故他對於資本主義衰亡期的諸種形態，是能直接實地加以解剖與研究的。

他先研究古來的社會制度如何發達到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因以建立了他所獨有的歷史觀，由這個歷史觀的立場，他更檢查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而發見孕育在其中的新社會的萌芽。這就是他的共產主義；而他的目的，決不是為了從頭腦中所發明的理想社會之建設，而是當作歷史進化之必然的結果，在資本主義之後所當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之有意識的促進。

在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一卷的馬克思的名著資本論，乃是全部共有三大卷的大研究；他在這部書裏，從各方面解剖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本質，指出它的矛盾，缺陷與不合理，因而說明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窮途，必然地要崩潰，社會主義即當代它實現。由此可見馬克斯與亞丹斯密司都站在科學家的地位，研究同一的命題；而所到達的結論，却完全相反。但他們的當作經濟學者的立場，觀察的出發點，可說是完全一致的；即斯密司以資本主義社會為歷史的發展之自然產物，又發見價值並非由交換所生而由生產所生；像這種種，馬克思也都照舊繼承，惟他於前者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論與階級鬥爭說，於後者之上，建立起勞動價值說與盈餘價值論的根本見解。換句話，這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是孕育於資本主義的胎內，而且成長不息的它的後繼者。要之，斯密司與馬克思兩人把同一研究分為前後二期而分擔，即前者擔任了產業革命以前的一期，於此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學；後者擔任了產業革命以後的一期，於此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學。

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樣在自己胎內養着自滅的

種子，由自身來供給埋葬屍體的人。但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而為次代的主人公者是誰呢？那就是近代的無產階級，即多數而且最悲慘的為工銀奴隸階級的他們。

近代的無產階級，是跟了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發達而達發的。自由競爭使無數的手工業者與家內工業者破產；生產的集中與週期的恐慌，驅多數小工場主及中產階級零落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資本愈集中，愈為極少數的大資本家所掌握，就有愈多的人口變為此等資本家的工銀奴隸。因此，勞動者的供給常要超過資本家的需要。其結果在勞動者方面就形成了不絕的失業者羣——即雖有勞動而得不到勞動機會，祇好強制成怠惰的所謂產業後備軍——之存在；在資本家方面，就獲得了可用更便宜的價錢購買勞動力的好機會。又不僅此而已，因精巧的機械之發明更逐漸地增多了婦女及少年勞動者的雇用；於是無產階級如今連自己的妻子，也不得不看做勞動市場的競爭者了。這種樣的狀態，隨資本主義的發達，益使勞動者的境遇惡化。即幸而不受失業之苦，但由勞動所得的工資，連自己一人的生活尚且不足



以維持。更不幸的是由他們所供給的極大量的無代價勞動的堆積，竟發生了不能在市場銷售以盡的生產之過剩，這個恐慌一經到臨，資本家遂像棄敝屣似的，任意把勞動者擲在路旁。故所謂資本主義，實為用失業以報酬勞動者的辛勞，於正直豐裕時期而勒逼勞動者凍餓以死的社會組織。

這樣，變動階級的不平，火上加油。這不平的大羣衆，在工場，在都會，團集在一起。這裏正是這種不平互相結合，雖欲不想什麼共同表現而也不可得之處所。勞動組合——工會便是這樣起原的；工會當初的目的，自然不過爲了勞動條件的維持改善，以及會員相互間的保護向上。

產業革命的祖國，資本主義的祖國，遂也成爲工會組織的母國，社會運動的母國。我們在十九世紀之初，已能從英吉利看出最初‘非法’的工會，因爲照當時所存在的‘勞動者一般團結禁止法’看來，雖只二人以上的勞動者相聚會而討論工資的增額，也是認爲妨害產業的陰謀而非嚴厲處罰不可的。然而即在這樣苛刻的取締之下，工會運動還是頑強地進行。經如此長期苦鬥之後，政府的取締方針也漸趨緩和，於

是至一八三四年，在歐文影響之下，居然得見擁有五十萬會員的“全國公會總聯合”的成立。可是用恐怖之眼看這勞動者聯合的工場主聯合，重使政府採取斷然彈壓的方針，於是無產階級的運動，又不得不暫時丟棄工會運動而由其他運動形式中尋出進路來。

這一條新進路，便是自一八三八年至四八年長互十年的震動英國朝野的憲章（Chartist 運動）也即是在一八三二年選舉權擴張中把勞動階級漏落的如今要求“普選”的戰鬥的政治運動。但是這個運動，也因工場法改正，穀物條例廢止等若干勞動狀態的改良，而不能徹底進行；且以這些若干勞動狀態的改良為代價，實未免為過大的犧牲，因此自一八四八年以後，漸次趨於衰滅，重新有較穩健的組合主義運動在英吉利勞動階級間慢慢地恢復過來；同時在政治運動的領域上，也有微溫的改良主義傾向。暫時支配無產階級的運動。當時所組織的“倫敦勞動者協會”“勞動代表同盟”等的政治團體，實築成了後世英吉利勞動黨發達的基礎。

一八七一年的工會法，開始承認工會為合法的存在；以後在各地，在各產業，皆有工會勃興，勞動

階級的活動家，加入多數工會的內部。而由“工會大會”所選出的“議會委員會”之運動，也有極活潑的發展。

在大陸各國的無產階級運動，更比英吉利的為困難。爲了拿破崙戰爭而阻止英吉利產業革命輸入的大陸各國，因從它們的資本主義產業開端的當時，已須與業經成長的英吉利大產業競爭。故它們的經濟政策，勢非多少超過自由主義時代或者竟短縮至極度不可。法蘭西雖曾出過如聖西門，傅立耶的社會主義者，但所及於勞動階級的影響，直到後來也未成爲大組織的表現。德法的勞動者運動之漸趨隆盛，乃是一八六〇年以後的事；在此以前的約二十年間，有蒲魯東(Proudhon)路易白蘭(Louis Blanc)及馬克思，昂格思(Engels)等；尤其以後兩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運動，爲最能給與近代無產階級運動以新生命的可注目的運動。

蒲魯東是以那一句“財產是掠奪”知名的名著財產論的著者，但他的思想，乃是連共產主義都反對的極端無政府主義。

路易白蘭是最初企圖由現存的國家實行社會主

義政策的一個人。他的一派，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時，曾入據革命政府的要津。想根據所謂‘勞動權’的主張，設國立工場，以收容失業勞動者；但因力量不足，計畫全歸失敗。然後來那震驚一世的巴黎公社所以勃發的心理的準備，可說已在當時成功了。

卡爾馬克思是科學家，而也是實際運動家，曾遺留着許多值得大書特得的事蹟。一八四三年，他被逐出故國的德意志，在巴黎，不魯塞，倫敦之間，過着迫害與貧困的流浪生活；在這慌亂的亡命時期，他得到親友昂格思的援助，繼續進行他那困難的研究與運動。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所指導的在不魯塞的‘德意志勞動者俱樂部’與在倫敦亡命的各國革命家所組織的秘密結社‘共產主義勞動者教育俱樂部’聯合起來，成立為國際的‘共產主義同盟’，由大會的決議，把馬克斯與昂格思所合作的宣言書發表了。這就是世界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從這宣言發表以後，即以此為轉機，把一向在地下當作秘密陰謀而行的社會主義運動，遂發展到以無產大眾為對象之公開的宣傳運動了。

共產黨宣言，以那一句有名的「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作結；這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標語，居然實現，至一八六四年便有「萬國勞動者同盟」即第一國際，在馬克思指導之下而在倫敦宣告成立了。

由產業革命所引起的近世資本主義，是超越一切國境，遍布一切國民，而普及全世界的；同樣，在資本主義胎內所孕育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必然的要超越一切民族與國籍，而把全世界無產階級結合起來。這是馬克思於七十年前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業經道破的。他更在自己起草的「國際」宣言及規約中，鄭重說明只有靠無產階級自身中間之國際的團結與統一，才能完成遍於萬國文明社會的勞動者之解放。

「國際」大會 每年在各國輪流開會，此後逐年增長勢力；惟後來加盟的俄羅斯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Bakunin）一派，每事輒與馬克思派之共產主義者衝突，遂致於引起一部分的分裂。這一分裂雖未成為使「國際」瓦解的原因，只是在此另有事足以使「國際」不能繼續存在者發生。這就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敗。

普法戰爭中法蘭西的連戰連敗，發生了巴黎的

革命，由企爾所率的假政府，武裝全市勞動者，組織市民軍，在敵兵重圍之中，宣布共和制。然因巴黎城內食糧的缺乏，圍城的困難，日益加甚，巴黎的資產階級政府，看城內的市民軍，爲比城外的敵兵更可怕的勞動者革命的威脅。於是對於階級意識比對於愛國心更順從的資產階級，遂背叛了站在自己一邊的勞動者軍，而密與敵軍勾結，承認了普魯東的一切要求，締結了凡爾塞講和條約。發覺此種陰謀的巴黎勞動者，也頓然喚起了他們的階級意識，把他們手中的槍，如今轉向企爾及其政府使用。三月十八日清朝，巴黎市街，遂到處喊着‘公社萬歲’，在政府機關中，飄揚起革命的紅旗來。

巴黎公社雖只存在了二月有另的短時期，然而它是歷史上最初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爲萬國勞動者吐萬丈的氣燄的。世界的資產階級一聽到這個無產階級叛逆的消息，無不通體戰慄，慘然失色。公社的撲滅，無論法蘭西，普魯士，英吉利，奧地利，凡是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資產階級，沒有不一致熱望；爲了它，雖是昨日的敵人，也不肯結爲友人而協力援助。

饒倖逃至凡爾塞的企爾，馬上召集政府軍，再猛烈地向巴黎反攻。於是在混亂與不統一中繼續苦戰的‘勞動者之天下’，到了五月二十日，只好在血煙模糊裏暫告沒落。

巴黎公社是一沒有何等準備何等基礎的勞動大眾之突發的暴動。其指導者之中有路易白蘭派、蒲魯東派、馬克思派、巴枯甯派等種種雜亂的革命分子混在一起。這一點便是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但這個責任，統統被歸在‘國際’身上。公社沒落之後一切歐羅巴各國的政府，言論機關，以及資產階級的憎惡與迫害無不向於‘國際’，說是由它的巴黎支部指揮這次叛逆。尤其是馬克思所著的法蘭西之內亂一書，即當作‘國際’對於巴黎公社的宣言而發表的，大受英吉利資產階級新聞的總攻擊，目為‘叛逆的刊物’。於是多年來擁有極大基金，許多會員而全然微溫的，墜於改良主義的英吉利勞動運動之職業的幹事，漸漸脫離了革命的‘國際’，至翌年—八七二年，遂提議將本部遷至紐約，竟在海牙大會通過，由是第一國際在事實上已宣告解散了。

國際”死滅後的無產階級運動，暫時各國採取

各自的進路而發展。先看德意志，當第一國際成立的前年，已在拉塞爾指導之下，組織“全德意志勞動同盟”；至一八六八年，由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的運動，成立“社會民主勞動黨”；至一八七五年，在哥達大會，更把這兩黨合併，而成爲馬克思直系的“社會主義勞動黨”。一八七七年，曾由宰相俾斯麥制定“社會黨鎮壓令”，企圖撲滅這個黨；但實際上運動反益發達；到了一九一三年，爲它後身的“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數實有九十六萬，與漸次興起的工會互相提攜，竟形成爲龐大的勢力。

次看法蘭西，自巴黎公社失敗以後，運動的恢復頗不容易，在許久期間，既無有力的工會，也無社會主義團體；直至一八九五年，始有包括約七百小工會的“勞動總同盟”即 C. G. T 出現，像折衷了馬克思與巴枯寧兩派的主張，而發起所謂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的新運動。工團主義是否定政治，主張由經濟的直接行動以獲得工會之產業管理權的。它的日常鬥爭上的戰術，是罷工與怠工；革命上的最後手段，是總同盟罷工。從而雖自一八九〇年代以後漸次得勢的法蘭西社會黨，也不能直接與工會協力作戰，



却祇能從事議會運動，推出幾個社會黨政府人員；但其結果，僅不過造就些改良主義與背叛者罷了。

現在看俄羅斯的革命運動，它的歷史雖久，但它的發達極遲。原來它是與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發達成正比例的。在一八五〇年代之初，已有虛無黨，無政府主義者等的革命團體。這虛無黨乃是採用最極端的恐怖政策(Terrorism)的，暗殺皇帝亞歷山大第二者即是他們。在無政府主義者中，有巴枯寧，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等著名人物，尤以克魯泡特金算是近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家，曾有不少著作行世。至於由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者所成的“社會民主勞動黨”，乃是一八九八年初才組織的；然當時工場勞動者人數尙少，工會運動差不多尙未發生。

在一九〇一年，有急進的社會革命黨出現，對農民宣傳極為努力。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慘敗的結果，民衆對沙皇專制的不平，遂乘機爆發，即所謂一九〇五年革命。當叛亂與鎮壓，流血與罷工幾次重演之後，終算留着憲法，議會與勞動者的階級意識，而終止了革命。

一九〇五年革命後之久，“社會民主勞動黨”內

部因政策上的問題，遂至分裂，而成爲多數派的布爾塞維克與少數派的孟雪維克。前者後來即稱爲共產黨。

意大利的勞動運動，在第一國際當時，大概是受巴枯寧的指導，以後則受法國工團主義的影響爲最多。但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意大利社會黨之運動漸發生了信奉改良的社會主義之工會，至一九〇六年，遂成立一個由此等工會所聯合的意大利勞動總聯合，至一九一〇年，它的會員達六十五萬。那個工團主義者的聯合，只有約二十萬的勞動者。

再看英吉利如何。我們在上面已經見到英國穩健的工會主義與改良的勞動黨運動發達的徑路了。第一國際雖將本部設在倫敦，但它所及於在自己膝下的英國勞動階級的影響，實還不如所及於在海之彼岸的大陸諸國勞動運動的影響。因此，英國勞動階級並不看重這個處於逆境的第一國際。

直到距歐文與憲章運動三十年之後，至一八八〇年，英吉利的勞動者，才再漸漸地歸於社會主義的戰鬥的運動這方面來。

這種樣的英吉利社會主義的復活，與其說是由

馬克思及“第一國際”熱心宣傳的結果，無庸說是爲後來資本家產業界上經濟情勢之必然的產物。換言之，在一八八〇年代中長互五年的未曾有的大恐慌，實爲這個復活最有力的原因。因爲這個恐慌，波及到全般大工業，據說英吉利勞動階級中幾乎有三分之一爲此失業。在這時期，那徒擁多數熟練勞動者之職業的工會，毫無辦法；至那官僚化的工會幹事之微溫政策，其爲不能適應失業者的迫切要求，自不待言。因之跟着猛烈的失業者運動的怒濤，社會主義的思潮重新湧上英吉利岸上來。

一八八一年組成“社會民主聯合會”；一八八三年，組成“費邊協會”；一八九三年，組成“獨立勞動黨”。英吉利勞動黨是後來把此等各團體及一切工會統合了而成立的。

然勞動黨的議會政治行動不能期待多大的效果。因此對於勞動黨的幻滅與不滿跟着發生。一九〇六年以後所屢起的工會經濟鬥爭與由湯麥輸入的工團主義的發達，才算表示了英吉利勞動階級的新向。傾

最後看北美合衆國。美國的資本主義，因具有

得天獨厚的豐富資料，從開始即在獨立於英吉利產業壓迫之外的最幸運的條件下，故能有極順利的發達。從而它的自由主義時代，存在的很久；勞動者的境遇，也比歐洲諸國良好的多。這一點怕就成爲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比較地進步遲緩之原因。“北美社會勞動黨”雖於一八七六年組織，但這個運動最主要的原動力，還是常靠歐洲諸國社會黨的亡命客。

在勞動組合方面，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爲建國以來由美國勞動者所組織的“美國勞動聯合會”，即 A. E. L.；一爲後來由外國移民所成立的“世界產業勞動者同盟”，即 I. W. W.。前者繼承英吉利派的工會主義，爲更妥協的，熟練職工之職業別工會聯合；後者則汲流於法蘭西的工團主義，爲革命的不熟練勞動者之產業的集團。而美國資本家獨裁政府的傳統政策，實爲對於前者懷柔保護，對於後者極端壓迫；故 I. W. W. 之運動，在表面上竟全成爲不可能的狀態。

其他在歐洲的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希臘等國，以至美洲的加拿大，

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國，更有日本，中國，印度及其他在亞洲，非洲，澳洲的一切殖民地，祇要是受着二十世紀文明之光的，可說多少總有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乃至勞動運動之存在。凡是資本主義所及，階級搾取所在的地方，便一定有社會主義有階級鬥爭。而且這種鬥爭的性質，與搾取性質之為國際的，也同樣是國際的。

在第一國際歿落以後十六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勃發一百周年紀念日，即當一八七九年七月十四日，有第二國際在巴黎之“國際社會黨大會”上宣告成立。這個第二國際的主要任務，是在舉行五一節的(May Day)無產階級之國際的示威運動以及非戰運動，反軍國主義運動之宣傳。

這樣，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必然的引起階級鬥爭的進展。即因資本愈集中，愈益增加無產階級的數量；生產愈集中，愈給勞動階級以組織的便利。世界經濟之發展，將勞動者的生產物分配到全世界而且使勞動愈益社會化；但反之資本愈益為少數資本家所獨占。實際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之父 他扶助兒子的成長，自己日趨於衰老；更為使兒子日後得繼承

家業，在父的財產之上，建設新的社會的共同生產之組織，故正在準備這個建設的基礎。所留下的只是個由父的死到子的承繼，即由資本主義國家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而這一過渡便是無產階級革命。至這一父的葬儀與子的承繼，取何種形式以進行，馬克思曾經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預言如下：由巴黎公社開始發見了可以實行勞動者經濟的解放之政治形態。我們從此可知在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四十六年以前，已經在歷史上顯明地表示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這一階級鬥爭最高度的必然的社會形態了。

## 第九章

### 世界大戰與俄羅斯革命

我們講到這一章，愈入於最近十數年間世界的大動亂時代之歷史了。這一時代的歷史，是我們所經過，而且如今還在其中生活着的事實之紀錄。這些直接為我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而顯然存在記憶中的事實，實是最適當的攷察馬克思社會主義進化論當與不當的試金石。

據馬克思主義者的見地來說，輓近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的傾向，實為表示資本主義發展最後階段的形態。但什麼叫做帝國主義呢？我們可以引用

**列寧 (Lenin) 的話，來供給對這問題最足以代表的解答。**

他用最簡明的話，說明帝國主義的特性，即給帝國主義下這樣一個定義：“所謂帝國主義，是獨占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各國企業家間的自由競爭之時代過去，如今便來一個由少數獨占的企業所壟斷的時代。這就是名叫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現時的形態。

在這時代，資本與生產之集中與集積，發達到非常的高度，且發生了蓄積莫大資本的銀行之經濟的霸權，與由此等銀行所支持的巨大的獨占團體。這種銀行及管理在銀行支配下的託辣司 (Trust) 與新狄凱 (Syndicate) 等極少數財政資本家的財閥寡頭政治，實為今日左右世界經濟，從而又現實地支配資本主義列強之專制權力。

這一時代，又是對照着在資本主義搖籃期的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青春期的產業資本，而為過財政資本威風的資本主義衰老期。然則所謂財政資本又是怎樣的呢？又為什麼，資本主義到了財政資本時代即算入於衰老期呢？這些容在下面一一說明。



銀行在一方面從社會的各階級，各部門匯聚全部的貯金，以蓄積莫大的資本；同時在他一方面，即運用此等資本，自成爲一個企業家而走入產業界。銀行資本侵入到產業，即變成支配產業的所謂財政資本(Financial capital)，且組織了國際的大企業聯合，在它的霸權之下，獨占世界的市場與原料。其結果，在經濟界原爲生產力發展推進力的自由競爭歸於消滅，而技術上的新發明，也爲了想增高出品價格的獨占團體之利益，保守絕對的祕密，在暗地裏湮沒下去了。如此，資本主義可說已過了進步與發達的時代，如今却入於退步與停滯的時代；不過由自由競爭到獨占企業之這種推移，在把無政府狀態的產業界組織化了的一點上看，很可以說有由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之過渡的意味。於此，在資本主義胎內的這個社會主義要素之成長，使資本主義自身內部的矛盾益形增大，且使各獨占團體相互間乃至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愈加激烈；最後就不得不促進無產階級革命的機曾，而自行狂奔到破滅的絕路。

現在若根據列寧所著的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

帝國主義一書，而探求在世界大戰勃發之前夜的列強帝國主義政策之經濟的根源，便不難明白地瞭解其間的形勢了。

他在這一本書中的每一章，指出現代世界經濟界的如下的三大特徵。即（一）資本之輸出，（二）在列強間分割世界之完了，（三）由國際的獨占團體重行分配世界之開始；此等現象結合起來，便成爲必然地發生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原因。

資本之輸出，乃是爲財政資本所支配的資本主義最近階段之典型的現象；它如今已超過貨物之輸出而在着着增大。例如就可爲資本主義代表國家的英吉利來說，它的海外投資，在自一八六二年至一九一四年的約半世紀間，已增至三十三倍之多；其他如法蘭西，德意志以及北美合衆國，也無一不表示相類的在外資本之增加。這樣的資本輸出，雖在完全野蠻的地方，也可以找出它的投資市場來，故與貨物輸出之情形大異。例如法蘭西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建鐵路，造礮臺，就得在那裏輸出大量的資本。故資本的輸出，不受如貨物輸出的制限，財政資本侵略政策之所以比產業資本侵略政策爲更在暴其理由在此。

爲表示資本主義列強如何迅速的進行世界之分割，列甯曾引用如下的一表：

(以各地面積作爲一〇〇，表示屬於殖民列強的領土之比例。)

陸地名	1876年	1900年	增 減
<u>阿非利加</u>	10.8%	90.4%	增79.6%
<u>玻里內西亞</u> (Polynesia)	56.8%	98.0%	增42.1%
<u>亞細亞</u>	51.5%	56.5%	增 5.1%
<u>澳大利亞</u>	100.0%	100.0%	——
<u>阿美利加</u>	27.5%	27.2%	減 0.3%

由右表可見世界殖民政策之發展，如今已把地面上一切未開化地方及弱小國家都隸屬於歐美列強之下；即如阿非利加，玻里內西亞的蠻地，也已沒有一片土不被占領的了。

但在這裏，新的世界之再分配，是必然的而且不可避的。這有二個理由：(一)列強財政資本要求更無限制的投資區域；(二)巨大的國際獨占團體，企圖壟斷全世界的市場與原料。例如英德法等的銀行團，連對於如俄羅斯一流的強國，也要擴張它們的投資範圍；南俄的主要工業地域，在戰前全是英法

德的財政資本之經濟的殖民地。又如美德的電氣托辣司，結成協定各占一半的世界市場；而美國的石油新秋凱，幾欲獨占全世界的油田。如此獨占的資本主義自要必然的達到資本主義列強間之世界帝國主義政策，即如建設大英世界帝國，德意志世界帝國等之夢想了。

爲此，各國的資產階級，常要鼓吹勞動者的愛國心，煽動國民的反感與人種的憎惡，以便拉攏他們入自己的圈套，好役使無產階級做鬥爭的工具。然實際上除國民的資本家團體之利害衝突以外；並無國民的反感，而人種的憎惡也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之反映。祇有無產階級之國際的團結，才是爲防止可怖的帝國主義戰爭慘禍之惟一力量。

我們在上章已知第二國際之一使命，爲非戰運動的宣傳，當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巴爾幹所發生的暗澹的戰雲一經瀰漫到全歐洲的時候，國際社會黨本部曾立刻起來作反對戰爭之國際的大示威運動，各國的社會黨及工會也皆翕然響應，在大戰勃發之前一星期內，歐洲全土所行此種的集會，忽然多至數百。

然而戰爭快要實現，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許多指導者，忽然改變態度。在他們中間，雖也有人提倡舉行總同盟罷工，務必反對開戰者；然而口舌猶未乾，便即開始為祖國防衛與敵人惡虐的宣傳了。

這一不可思議的事實，又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呢？主張勞動者運動國際化的馬克思學說，是否在此來了一個破綻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賓，對這事實，也是當作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上必然的一種現象，而公然認識它的。

這是在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所特有的國家寄生狀態中，可以看出原因來。我們已知財政資本是由銀行向社會各階級所搜集的零星貯金之蓄積；也已見到大量的財政資本輸出，投在他國的領土及殖民地之事業中。於是凡屬此等資本輸出國一切階級之人，多少有一點外國公債以及殖民地投資公司的股票，可以獲得利息，故他們可以說是寄生在資本輸入國民的勞動上面的。這種帝國主義之寄生的傾向，在上層勞動階級——即稱為勞動貴族的熟練職工及農民中間，也逐漸侵入過來，他們即用若干的儲蓄，購求外國公債，希望由此可以獲得較多的利

益。爲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所感染的勞動者，固早已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們業經失去無產階級的意識，反而從資產階級國家之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中，看出共通的利益。第二國際之機會主義的指導者，所以一聽到政府宣戰的布告，同時即變成愛國主義的喇叭手，社會主義的背叛者，其理由卽在於此；可是這個決不成爲能否定真正無產階級運動之國際性質的證據。

世界大戰終於在一九一四六年六月以塞爾維亞青年暗殺奧國皇儲爲契機，而勃發了。德意志幫助奧國，攻擊塞爾維亞，其目的在乎顛覆在塞爾維亞背後的俄羅斯之帝國主義勞力，以便一舉而掌握巴爾幹的霸權。在俄羅斯一方面，也認此爲貫徹多年野心的好機會，特與正在窺伺報復普法戰爭之法國結合而對抗德國。其次在近年來爲德意志國勢發展，正慮擴動自己海上霸權的英吉利也藉口於擁護比利時的中立，宣告參戰；它的同盟國日本也正謀取在東洋的德國殖民地，所以也起而援助英吉利。至翌年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加入德奧同盟軍，意大利加入英法俄聯合軍，再有保加利亞也起而站在同盟

方面。至一九一六年，自開戰後屢次壓迫四圍列國的同盟軍，也因困於長期的戰局而開始表現苦戰的形勢。隨後希臘及羅馬尼亞又參加了聯合軍，遂使德意志確定最後的決心，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宣言同盟國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然而這却侵害了惟一站在中立地位而正占漁翁之利的北美合衆國的利益，所以美國也就布告了對德宣戰。

其他蒙鐵尼格羅，葡萄牙，中國等諸國，也都加入聯合軍。如這遍於世界各地，橫互地球兩半古所未有的大戰爭，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之國際紐帶未為俄羅斯革命所打斷以前，還是無限擴大且不知何時才得了結。

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之經過，要在這裏詳細記載，到底是不可能的事情。試看世界十六萬萬的人類，是如何的爲了僅少的列強財閥間的勢力爭奪，受到直接或間接的慘害？幾千萬人命，是如何的爲了可怖的殺人鬼的貪婪，成爲戰亂的犧牲？又莫大的生產力，是如何的專爲破壞而消費；有爲的全時代，是如何的爲了毒氣，坦克，及其他空中水底的最新式武器所亡滅；科學的發明，是如何的被惡

用？資本主義文明是如何的蘊藏着野蠻性？我們要  
是回顧這四年間所經驗的記憶，可以獲得最深切的  
教訓。這實在不是平常軍隊與軍隊的戰爭，而是資本  
主義自身血淋淋的生存鬥爭。如今資本主義不作此  
種慘澹的鬥爭就再也不得繼續生存的這一事實，即  
為如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表示資本主義的歷史的  
使命業已告終，單想繼續存在，早已不過是違反歷史  
進化的不自然的努力罷了。

雖是靠所謂產業動員的效果，在大戰前半期間  
曾表現所向無敵的大威勢的德意志，也得不到最後  
的勝利；以後聯合國雖也模仿德意志公布產業動員  
令，也並不能與敵人以致命的打擊；而大戰依然繼  
續。然為產業動員結果的國家集產主義，實有促進資  
本主義經濟的自滅與生產向社會化的傾向之作用；  
故當作這一回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真正的勝利者，能  
以結束此戰爭的，實只有新興無產階級之社會的抬  
頭除此以外其他交戰列強中任何一國皆不得有份。

這樣，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終於爆發。大戰真  
正的勝利者，却出於意外，是由最大的戰敗國俄羅斯  
的地下，高揭赤旗而出現的。



世界大戰，把全世界的社會生活陷於極度的混亂；其中尤以俄羅斯為處於最最難堪的狀態。在開戰當時軍勢大振，猛烈地侵入德奧國境的俄羅斯軍，不久忽然形勢變，却連戰連敗，潰走內地。加以交通不便，勞動者缺乏，差不多連兵糧及軍需品的供給都斷絕了；到了一九一七年，許多兵士還只得穿夏衣挨過飢寒的嚴冬。一般國民的狀態，自然更不待言。民衆對於專制政府的不滿，跟着沸騰的物價同高；不安的空氣，已經籠罩在地上。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遂有三十萬的彼得格拉勞動者，舉行對政府抗議的罷工。至三月，各地蜂起要求釋放國事犯的示威運動，已帶暴動的形勢。三日，俄都宣布戒嚴令。七日，彼得格拉勞動者的總同盟罷工發生。政府派去鎮壓的哥薩克兵，却同情於罷工勞動者。三月十一日的星期日，就有無其數的大羣衆擠滿彼得格拉的全市街。警官隊雖向民衆亂射機關槍，但兵士們却倒轉槍頭來打指揮官，投入到民衆運動中。至十二日，勞動者與兵士的代表會議“蘇維埃” Soviet 成立。暴動愈有組織，全市的要區幾全為他們所佔領。當夜開蘇維埃第一次大會，遂發

表要求民主政治的宣言。至十五日沙皇即行退位，且組織起臨時政府來。

可是這個代專制政府而起的臨時政府，並不是代表蘇維埃的無產階級之政府，而是代表在沙皇治下所選舉的國會的資產階級之政府。因此，新的共和政府，雖然行使根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幾種政治改革，但實際方面的綱領，沒有一項是真能滿足民衆的要求的。於是蘇維埃就起猛烈的反對運動，強迫政府要保證麵包與和平。

三月革命以後，一向亡命在國外的俄羅斯革命家，陸續從世界各地回到本國。尤其是如列甯，杜洛茲基(Trotsky)及其他重要份子的歸國，使在蘇維埃的布爾塞維克勢力爲之急劇增大，他們盛唱無併吞，無賠償而且即刻的和平，益向政府肉迫。七月十七日革命的大示威運動，就爲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政權最初的大進攻；可是這一次的運動失敗了，而由以社會革命黨的克倫斯基(Kerensky)爲首的資產階級急進派組織新內閣，布爾塞維克不得不暫受挫折。

然在十一月革命發生以前的幾多小波瀾，實爲表示布爾塞維克勢力復活與增大的過程。爲布爾塞

維克綱領的四種主張，即：（一）一切力權歸蘇維埃，（二）土地無代價的分配給農民，（三）工業社會化，由工會管理，及四 即時停止戰爭，訂結無條件的和平，又是最能合適地代表勞動者，兵士，農民——即一切無產大眾的要求。

這樣，布爾塞維克早已得了自信。他們預定以十一月七日為奪取政權日，且由此進行一切的準備。行動從十一月四日起就開始。示威運動變成暴動，且更進而組織軍事革命委員會及赤衛軍。全部的車站，銀行，電報局，電話局，郵政局等等機關，忽然都落在革命軍手中。克倫斯基政府對於布爾塞維克是採取強硬的鎮壓政策的，六日發布軍隊召集令；但布爾塞維克的宣傳隊，擁在向冬宮集合的路上，竟說服了士兵們，成了革命軍的好友。

布爾塞維克革命，如今差不多已不見何等的流血，而取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這樣，十一月七日到了。這一日為克倫斯基政府所在地的冬宮，就被民衆所包圍，站在革命軍方面的軍艦亞羅拉號的大砲，轟鳴全市。當晚，赤衛軍遂佔領冬宮，克倫斯基‘僅以身免’。權力完全歸於軍事革命委員會之手了。

到了第二日——八日，便即選任以列寧為議長的人民委員評議會，發表即日對交戰各國休戰的宣言，同時又公布產業管理法與土地法，以實行對勞動者及農民所允許的約束。

到一九一八年一月，舉行革命前所規定的憲法會議，蘇維埃執行委員長斯維特洛夫在開會劈頭，即朗讀他那有名的“被搾取勞動者之權利宣言”，求會議的同意。這一宣言，與以後七月在全俄蘇維埃大會所判定的“蘇維埃憲法”同為勞農俄國的根本法；其要旨除前述布爾塞維克的四大綱領以外，更宣言銀行國有，一般義務勞動制，勞動階級武裝，秘密外交廢止，外債取消等；并要求憲法議會對無產階級獨裁的完全降服。然而議會不答應，當被永久解散。

由巴黎公社開始在歷史上印一跡象的無產階級專政，如今就這般地在俄羅斯地上樹立起來了。蘇維埃憲法，曾如此宣言——“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根本目的，是為廢止人對人的搾取，為實現無階級差別無專制狀態的社會主義，由現在過渡期的見地，用有力的全俄蘇維埃權力的形式，以確立都市無產階級及最貧農民的獨裁政治。

但這蘇維埃權力是如何構成的呢？這是以全俄蘇維埃大會為共和國最高權力的主體。所謂蘇維埃是一種專由產業別單位所選舉的生產者的代表機關，和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由地域別單位所選舉的代表機關相反。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是對於滿十八歲的男女，而直接或間接從事社會生產勞動的一切勞動者，雖以取得利潤為目的但不雇用他人的農民及蘇維埃的陸海軍兵士，不問宗教，民族，出生國如何，一律平等地給與的。反之，不靠自己勞動而有收入的人，即用資本的利息者，為得利潤而雇用他人者；以及商人，僧侶等——一切屬於寄生階級的人，皆沒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由如上所述選舉法所成立的各工業都市及農村之蘇維埃，選出代表，組織全俄蘇維埃大會；其他尚有州，省，郡等的地方大會，各保有在當地方的部分的最高權；在農村，則由此等地方大會，選舉全俄大會的代表。

全俄大會，每年召集二次以上，選舉不下於二百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一執行委員會，為大會閉會期間的共和國最高機關，由它選任人民委員，管理一

般行政人民委員評議會，相當於他國的內閣，由議長以下十八名各專任部門的委員長成立的。

故所謂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治，才是為無產階級最徹底的民權主義；它與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不同的地方，在後者要掩飾當作資產階級獨裁政治的這種階級的性質，而故意裝成全體的民權主義的面孔；在前者則自己承認為階級的民權主義之制限的性質，而欲在這上面開始到達真正無階級的民主社會之目的。

再說布爾塞維克一經獲得俄羅斯的政權，立刻進行它的和平運動，十一月二十日用無線電向交戰各國勸告一般的講和。等聯合國答以反對俄羅斯單獨講和，他們就更公布舊俄政府與聯合國所訂一切秘密條約及外交文書，聲明把此等違反多數民衆利益的條項，悉予廢棄。如此，在十二月七日，成立了德奧軍與俄軍的休戰條約，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已在蒲萊斯脫里特維斯克開始俄德講和談判了。

貪婪無厭的德意志帝國主義者的強盜要求，雖然激起了獲得革命勝利的勞農俄羅斯民衆的極度憤慨，但當時的俄羅斯對於德意志的侵襲，僅僅防衛

的力量都不足。俄羅斯爲要鞏固國內組織，獲得對外抵抗力，最先比無論什麼都要緊的實爲休息時間。所以列甯曾說“我們爲維繫俄國革命的命，不能不忍受這個對帝國主義屈辱的和約；不久西方諸國的革命運動必來援助我們，但在此日未到之前，我們只得暫待時機”的話，以和緩杜洛斯基及其他主戰論者的氣餒，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遂在蒲萊斯脫和約上調了印。——譯者按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失地面積達一百另二萬四千平方基羅米突，失人口達六千餘萬。

列甯的這個預言，果然中了。爲俄羅斯革命所刺激而受極大衝動的各國無產階級，便不絕地起作要求和平的大運動。蒲萊斯脫講和條件一經公布，德意志全國皆有社會主義黨反抗條約的大示威運動；在議會中討論時，尚且不絕地喊出和平與德皇退位的要求。軍隊要求復員，工人屢次罷工。政府雖使謝台曼（Scheidemann）等多數派社會黨員入閣，冀有以緩和形勢，但結果只有促進左翼社會主義者斯巴達卡斯團的猛烈的革命運動。故在距俄羅斯十一月革命之後恰好一年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意志的革命

遂告勃發，基羅軍港的水兵叛亂，任何軍艦皆懸赤旗。叛亂蔓延到全國，在前綫的兵士也不絕地自由歸來。在柏林，已有蘇維埃組織，革命的進路早成爲彰明較著的了。

忽然那時事態急變。十一月九日午後 在柏林市街中有無數的汽車疾駛，散發報德皇退位與社會黨內閣任命，以及宣言“不流血的革命”已完成的傳單。德意志資產階級的財產，爲此得僥倖獲救。被謳頌爲第二拿破崙、不世出的英雄、自驕爲“朕即國家”的威廉第二，如今已退位而逃；新的社會主義叛徒埃倍爾（Ebert），謝台曼之徒，便被雇用爲資產階級財產的守衛兵，他們排斥無產階級的獨裁，宣言民主共和制的設立。

斯巴達卡斯團尙在繼續必死的奮鬥。布爾塞維主義的大宣傳，流血的大示威運動，仍在陸續舉行。他們當時所信賴者，爲獨立社會黨的向背如何；但一九一九年一月最後的大決戰，只有斯巴達卡斯團孤軍獨戰，終於一敗塗地；他們的首領李布克內西與盧克森堡，遂爲卑劣的革命叛徒所犧牲。

在奧地利，也有和德意志相彷彿的事變。自一九



一八年一月要求和平的大罷工在維也納勃發以來，暴動在各處每日不斷。布爾塞維主義的宣傳與國內異民族的獨立運動，把整個社會的秩序破壞了。到了十月與柏林的交通斷絕，但革命的進行却與德意志相呼應，奧皇退位，亡命至瑞士；多數社會黨的民主政府也告成立。

只有匈牙利的革命，與德奧的稍有不同。一九一七年入秋以後，戰敗的奧匈國，已經崩潰；在匈牙利即成立了以獨立主義者卡羅里為大總統的共和政府；然因培拉·恐一派共產主義者的布爾塞維主義之宣傳，至一九一八年末，這卡羅里政府的基礎，也幾乎被崩壞了。

恰巧一九一九年三月，聯合國設定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的國境；決定要占領匈牙利的一部分。卡羅里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辭職，將政權讓渡給共產黨；且發聲明說：聯合國造成難堪的經濟狀態，必然的使匈牙利走到布爾塞維主義。

布達佩斯的蘇維埃，由是繼承政權，組織勞動者兵士及農民的獨裁政府。外長培拉·恐早向國際無產階級的指導者列寧致意，列寧的對匈牙利革命的

祝辭與握手也到了。產業國有，地方蘇維埃選舉，分配由國家管理等命令 被公布；赤衛軍也告成立。

然而匈牙利的勞農革命，一方面慶誕生，一面即不能不受聯合國的封鎖與激烈的包圍攻擊。聯合軍的密使潛入了布達佩斯。奔走於軟派社會主義者與工會指導者的誘惑與煽動。七月三十日，培拉·恐雖發表‘告世界無產階級’的悲壯的檄文，但形勢已不容恢復了。世界帝國主義的魔手，這樣就把生後尚不滿半歲的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幼兒，生生地逼殺了。八月上旬，培拉·恐辭職，重行回到俄羅斯；匈牙利就此被‘白色恐怖’的鐵蹄所蹂躪。

這樣，中歐的無產階級革命，雖全歸於失敗；然他方開戰至四年三個月之久，威脅世界全人類生活的大帝國主義戰爭也算告了結束，自一九一九年一月起，凡爾塞的講和會議居然開幕了。參與這個會議派有政府正式代表的國家，實在達於二十七國之多。在這會議上所議及的問題，不僅為關於世界大戰講和的條件問題，而且更涉及關於今後永遠世界之國際的和平與階級鬥爭的防止問題，故確為歷史上空前的大會議。

講和條約的全文，共有龐大的數大冊，計由（一）國際聯盟規約，（二）國際勞動法制，及三 賠償條件等三部分而成的。

當作凡爾塞和議之理論的指導者，親渡大西洋而來救濟歐羅巴的美國大總統威爾遜（Wilson）原為學者出身的政治家，抱人道主義的和平思想，也算得當代一個理想家。從美國參戰以後，他屢發公告，陳說對於世界和平的理想；尤其是那所謂‘十四條’，是他自認為世界救主，立於民主外交與國際正義之上，闡明他所草擬新的和平條件者，很能獲得深受戰禍的各國民衆的期許。但就在這裏，我們也可看到在人類史上這種最偉大的資產階級理想家的活動，只能在與當時的經濟支配者之利害可以一致的限度內，才有可能，才得是認；一旦到了對利益沒有什麼用處的時候，就得把昨日還是竭力擁護的大理想，今日便如敝屣般放棄，蹂躪了。

原來歐羅巴的聯合各國，對美國共負了美金二百萬萬元的債。戰後聯合各國果有償還這筆債款的能力與否，在美國的資本家看來，實為非凡重大的問題；所以他們所最急切希望的，是歐洲交戰各國，能

把由大戰所受經濟的損害，趕早恢復，使產業發達的可能得有保證的那種國際和平。故威爾遜的親自出馬，並非真爲了什麼人道什麼正義，而是有美國財政資本家團體的經濟利益爲背景的。可是他所懷抱的大理想的破綻，還在他的船未到歐羅巴以前即露出來了。原來在他十四條中有所謂‘海洋自由航行權’的一項主張，但這是要侵犯佔世界海上霸權的英吉利之利益的，所以他爲讓步起見，不能不在大西洋的船上用無線電報趕快聲明。到了他登上歐洲大陸，講和預備會議快開幕了，於是破綻也更陸續發露。即如十四條中的另一項所謂‘外交公開’的理想，已在開會當初馬上埋葬下去；因爲所謂會議，實際乃在最狡猾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英吉利首相勞特喬治指導之下，用絕對的祕密外交進行的。

至於這個在凡爾塞所開的戰勝各國的和平會議，是如何的發揮當作‘強盜晚餐會’的真面目，又如何醜惡的爭奪戰利品，可惜爲了有祕密黑幕的遮蔽，我們竟不獲充分了解。

但要之所謂議和條約是由英美法意日這五大強國——有時還只爲英美法三國——所組成的最高會

議先決定了，然後在一個六月間所開的形式會議席上求得其他弱小國家的同意。至於對於為講和對象的同盟諸國，那完全是當作強制的命令，提出已定的賠償條件，而用武力要求調印的。

此等講和條件，對於戰敗國是如何的不公正，離威爾遜小資產階級的高遠理想是如何的遼遠，實是當然的事。受戰爭損失最大的法蘭西之愛國資本家，如今要維持它的資本主義所能希望的方法，就只有榨盡德意志的血汗，只有奪還阿爾薩斯，勞倫，只有割取柴爾，魯爾，萊因諸地方的一切礦區及工業地域，英吉利的資產階級則希望分割德意志所有的殖民地，以增強它的世界霸權。意大利的帝國主義者，在打敗奧地利之後，愈要磨礪貪婪的爪牙。至於美國的財政資本家，不過巧妙地丟棄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如今想把歐羅巴所新成立的弱小獨立國，為它的財政資本圈所籠絡而已。所以一看到國際聯盟終究成了英吉利的囊中物，並不能產生美國資本家所期待的利益，它就不惜反臉，拒絕加入國際聯盟，不批准凡爾塞條約，使威爾遜變成啞子吃黃連，只好自己悶死。

世界和平的幻影，如此必然地消失。世界資本主義如今雖從四年戰亂的血巷中，僥倖殘存，然已是個廢人了；若要恢復這個受傷的資本主義組織，除非再來一度可怖的世界戰爭。那圖謀資本主義列強間和平的協調之國際聯盟，它的理想與它的實際上的破綻，實不過表示這個資本主義臨終的苦悶而已。

戰勝國的資本主義，既已不能從這次把戲中出頭，所以它的勝利，畢竟也不免為架空的勝利。世界資本主義既已不能完全復活它的經濟組織，與恢復僅足以扶養全社會的生產力，自不得不在新的較有力的社會組織之前低頭屈服。我們已知俄羅斯無產階級的革命，是為世界大戰真正的勝利者；故只有新興階級的新的社會組織，才能代這個正趨沒落途中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而起，以挽救人類的滅亡，以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慘禍。這一時期的到來，原是由於資本主義繼奴隸與封建制度的破滅而興的同一歷史進化法則所得証明的。

然妄冀逆轉歷史車輪的反動勢力之活動，是無論那一時代必然隨伴着的。在一百年前為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與列強專制主義的爭鬥，如今便變為俄

羅斯無產階級革命與專制列強帝國主義的鬥爭而再現。神聖同盟的沒落與自由主義的確立既為歷史的必然，則同一歷史的進路，一定能走到蘇聯對世界資本主義勝利的目標的。故雖是慘殺匈牙利勞農革命的列強資產階級政府，終也不能打倒俄羅斯之無產階級國家。在他們支持之下，擁有莫大金錢與精銳武器的反革命軍，或從俄國四周，或由俄國內地，雖相繼蘆起；在一九一九年，哥却克，但尼金，烏拉給，綏米拿夫等雖曾佔有俄國版圖約四分之三；捷克斯洛伐克，在日美保護之下，從西伯利亞進攻莫斯科；波蘭也當作英法的先鋒，從西方威脅勞農伊國；還有鑛山與鐵道被破壞，森林被燒光；最有力量的勞動階級，有多數在戰場被殺戮；加以正在經濟封鎖之中，復遇着空前的大飢饉；然而蘇維埃俄羅斯還是屹然存在。

這一個被人輕視惡待的勞動者共和國，到底成為難以移動的歷史的事實而存在着。如今雖以世界帝國主義偉大的武力，也無法使之屈服；它固已有了成為這樣強固國家的證據。一九二〇年，它先把國內的自衛軍掃蕩以盡；一九二一年，它連國外的敵

人也排除以盡了。勞農俄羅斯由是得以着手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

在這裏，便有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生了出來。在這裏，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開始在作社會的實驗。但這可不是少數人爲要實驗一種學說，而實行革命；只有社會進化的法則，才是轉動這個歷史的車輪，才是產生這個蘇維埃聯邦而且助成它的發展的偉大力量。社會主義俄羅斯之不可思議的底力潛藏在此。要想逆轉歷史的進路之資本主義列強，雖用盡所有金力與武力，而終於不得戰勝蘇俄之所以，也根據於此。



## 第 十 章

### 歷史的發展與社會主義

戰後的世界遇着一個難以避免的崩潰之危機，已如上述。自凡爾塞會議以來，繼續在各地所開的種種國際會議，論其要旨，實不外為資本主義列強對於這個正在崩壞的世界經濟組織，想討論一些如何主持如何復興的花樣罷了。

然資本主義的世界，如今果將崩潰到一個什麼程度呢？要答復這個問題，當先自診察一下它的病狀着手。

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從人類社會

中奪去了最能從事生產的人口一千零五十萬。若再加上大批負傷的人數，假定成年男子每年的生產價值爲每人一千元，將此等人的要素上的全部損失來計算一下，那麼我們實在每年要受一百六十億萬元的損失。倘然更把人口死亡率的增加與生產率的減少一併計算的話，則此等損失之爲永久的重荷要我們子子孫孫繼續負擔的事情，也可明白了。

又若計算由大戰直接的軍費及因戰爭而致財產破壞，生產減殺等一切損失，則其總額實有七千四十億萬元之多。這點金額，便和交戰各國的國富三分之一相等，和他們全部收入的四個年分相當。

爲彌補這樣可驚的財政上的破綻，就不能不負莫大的債的事情，無論在個人資本家的破產狀態上，或在資本主義的大帝國的同樣情形上，都無何等差異。戰後各國的國債，竟達於二千億萬元的空前的巨額；每年的利息就須一百億萬元；但這每年一百億萬元的負擔，却是全部要勞動階級償還的。

再就各個國家來看：先說戰敗的德意志，它在戰前優良的產業，已經全部沒落；每年還須付出二十億馬克的賠償。至於奧匈，把全國分成許多小獨立

國，這樣連國家的體制都喪失了，其他更不待言。

然在戰勝國方面，形勢也是一樣的不佳。試看受戰爭損失最大的法蘭西，它的國債比戰前多十倍，紙幣發行數多七倍，又因德意志的賠償金不能取得，每年還要缺少五十億法郎的歲入。所以法蘭西之對德意志採取苛酷無比的態度，甚至破棄了與英美的協調，欲以武力得賠償金支付的保證；又它之憎惡那聲明取消國債，蹂躪外資既得權的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比任何哪一國都要來得厲害，正不能說是無理吧。

英吉利比較法蘭西，雖還要餘裕一點，然而它的負債也超過八十億鎊，英貨的匯價跌至二成以上。

利用歐戰而得漁人之利者，就有美國與日本的資本主義。日本在戰時中，由債務國一躍而為債權國，且表現急速得可驚的經濟發展；王於美國，如今更壓倒了為產業上貿易上的競爭國的德意志與英吉利，而完全成為世界的經濟霸王。

然而世界經濟的紐帶，是不容許一端窮乏破產，而他端獨立豐富與繁榮的，特如美國雖擁有對歐羅巴二百億美金的大債權；但歐羅巴的資本主義能還

這個債務與否，便要直接影響於美國的經濟生命。

果然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恐慌的波濤，即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先從富厚的美國發端，三月推疊到日本，四月影響到英吉利，法蘭西及其他歐羅巴諸國；漸次波及到世界的一切國家與各殖民地。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就至於不得不竭盡所有智慧，組合所有力量，來救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滅亡。

一九二一——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實為這個狂亂的努力之量初表現。資本主義的臨終愈迫近，帝國主義的狂暴性也愈顯著，第二回世界戰爭風雲之濃密，自是必然的現象；而此戰爭之為不可避免的世界資本主義破滅的朕兆，雖在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各國資產階級之代表看來，也是十分明白的事情。列強間軍備限制的協定得以在華盛頓會議中有個決定，即是為此間消息的表示。

但僅僅消極的防止那是為破滅動機的戰爭，並不能挽救正趨沒落的資本主義。因此他們更來講究積極的復興策略。據國際財政團體會議的結果，以為如沒有德意志產業的復活與俄羅斯經濟的協力，到底是不能復興世界資本主義的。到一九二二年四月，

就根據這個決定，召集日內瓦的國際會議，當有德俄二國的代表參加。可是這一回，美國却拒絕參加了。它的理由是：如果這回貿貿然到會，萬一被他們要求減少點國債，不是糟了嗎？因此，美國的借款真絲毫不肯緩和的話，那麼祇好對不起德意志了。尤其是法國，即使能從德國取得賠償，但這一點款子連付美國的利息還不足，所以在法國便存了要求恢復俄國舊債權的欲望。但雖經英國怎樣講究妥協的方術，而俄羅斯的代表絕對不肯承認沙皇舊借款為有效。所以日內瓦會議一開始便無結果。

以後雖經歷次在海牙，在倫敦在巴黎，又在倫敦等各國都市，開歐羅巴的復興會議，但結局還不是一樣無辦法！

但當世界資本主義之復興如此困難，即資本主義只自有滅，別無他路可走，經如此努力，一如許時日，而為世界列強的大政治家所証明的時候，那俄羅斯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建設，果然是如何的在進行呢？

俄羅斯之經濟的荒蕪，我們固知道要比其他任何一國都來得厲害。但是俄羅斯經濟的復興，却比

其他任何一國爲着實，爲有效。

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在革命後最初的三年間，爲要防禦國內及國外的敵人，爲要擁護革命，所以只能專心在這方面努力，尙沒有工夫能以着手建設的事業。等到了一九二一年之春，此等反革命軍漸被掃清，許久被白禍蹂躪的西伯利亞的資源，巴庫的油田與唐恩的礦山，還有富於棉花、穀物及其他農產物的烏克拉那，土耳其斯坦等地，也完全恢復過來。列強的封鎖已和緩不少，與英吉利的通商條約也成立了，於是蘇維埃俄羅斯的經濟生活，才開始得見復活的曙光。

然而也正在這時候，可怖的旱魃與大飢饉的天災，降臨下來。全耕地三分之一與住在那些地方的二千五百萬農民，爲飢餓所困，每日有無數的人命，要因此損失。這實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大戰以來數年間受極度破壞的俄羅斯生產，實也沒有拯救這些趨於死滅的同胞生命之能力。不唯如此，世界帝國主義趁此益發磨礪其貪婪的爪牙，虎視眈眈地從四周窺伺他們的弱點。

就在這樣困難之中，俄羅斯的無產階級鼓起必

死的勇氣，毅然着手於經濟復興的大事。在全世界勞動階級熱烈的同情與援助之下，他們先注全力來恢復得以救濟瀕於飢餓的兄弟們的農業生產。

由此，所謂新經濟政策就實行了。這是為對於尚殘存不少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地方農民為從國外輸入目前所急需的農具的方便，所無從免避的經濟政策。

至一九二二年，飢餓也漸被征服，農業生產力差不多增加到戰前百分之七十。至一九二三年，更獲好成績，農業生產物除供給國內的需要外，尚有每年可以輸出二億羅布的能力。如果為共產黨綱領的農業電氣化大計劃逐漸實現起來，那麼俄羅斯就得凌駕美國而為世界第一大農產國；當德意志及英吉利的無產階級實行革命的時候，他們就可安心從事於政治的及經濟的鬥爭，不愁沒有食糧的供給了。

在產業方面，他們的努力更多。他們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前，必須先把俄羅斯落後的產業制度達於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他們為要達此目的，必須從產業進步的外國輸入資本與機械；但此等國家如今尚在資產階級支配之下，所以俄羅斯的外交關係，在它的經濟建設事業上，便具有最重要的作

用。

在日內瓦及海牙兩次國際會議席上，俄羅斯就運用巧妙的外交政策而大見成功；資本主義各國對俄的共同作戰固然瓦解，如今却使他們單獨地或者承認俄羅斯，或者初結通商條約。在俄羅斯國內的產業政策也着着收效，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基礎工程就逐漸告竣了。直接從事此等事業的工會員數，在革命後的一九一八年雖不過二百四十萬人；但至一九二一年已一躍而有八百五十萬人。其後因新經濟政策的結果，解除了戰時共產制時代的強制加入工會，故在一九二四年時，減少為六百萬人；然全產業生產力的復活，當時已恢復到戰前百分之五十了。

俄羅斯是一個協同生產的勞動者共和國，故有“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大原則。它的工會會員即為它的產業勞動軍的兵士。他們早已不是財閥寡頭政治下面被榨取的奴隸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上，自行解放的勞動者才是蘇維埃俄羅斯的支配者。勞農政府即為俄羅斯勞動軍的總司令部，最高經濟評議會則是他的參謀本部。利用最科學的經營與一切組織的方法，使俄羅斯的經濟復興得以迅速收效；這與資



本主義世界的復興會議依然逃不出一個‘空談無補’者，正表示一個極妙的對照。

這是什麼理由？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家並不是低能者，無產階級國家的執行委員也不見得都是非凡的天才。這只因為資本主義實已完了它的歷史的使命。資產階級已是自趨滅亡的階級；而這個世界是要讓在歷史發展階段上的新興階級來從事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罷了。

世界的本主義之慢性的的大恐慌，生出更多的失業者，智識階級中間階級的落伍者不絕地投到無產階級的陣營來。這樣無產階級的新興勢力益發增大，益發充實；同時資產階級的勢力便益發衰頹，益發混亂。根據國際勞動法制規定的勞動會議，正在年年製造勞資協調空文規約的時候，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第三國際，已在萬國無產階級之間鞏固了基礎。這個第三國際，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由俄羅斯及德意志兩國共產黨的努力，在莫斯科成立的。以後每年開一次大會，糾合了世界各國的戰鬥的勞動階級，以與背叛的第二國際對抗，而成爲名實相符的國際無產階級黨。如今第二國際的勢力雖覺尙未可侮，然它的小

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正猶如政府主義者的空想的獨善的思想在階級鬥爭的現實經驗面前消影滅迹一般，也將不久離開無產階級運動的陣營而埋沒下去了。

這樣，愈趨擴大的世界階級戰的風雲，正與愈趨迫切的帝國主義國際戰的閃光，共同組成了這一混沌的轉換期的現狀。

一九一七年以來，一時曾達於滿潮而終歸低落的中歐革命的餘波，其後雖在英吉利的三角同盟罷工，巴黎的五一總同盟罷工，或在美國的煤礦工及鋼鐵罷工，意大利的工場佔領，以及其他各國幾多的大罷工中，屢次惹起重大的波瀾，但也更招致了加猛的反動勢力之逆襲的攻勢。在美國，曾經行過那有名的“壓制過激派”，一時放逐了好幾千的革命家，在意大利則更成立了法西斯蒂之國粹的武斷政治。

各國貪婪無厭的侵略主義，曾經勃發了愛爾蘭，埃及，印度，中國，朝鮮及土耳其的勇敢的民族主義的運動；這其中固有獲得某程度的成功者，也有從開始即被壓倒者，但結局皆具有轉換為反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之傾向。

資本主義列強的國際協調主義，動輒破壞。如那法蘭西曾經不問如何亂暴，胆敢單獨占領魯爾，開過二回的洛迦羅會議，尙未能解決多年懸案的近東問題；在遠東，則有日美二大帝國，向着中國作露骨的脫視。

在爲過重的賠償負擔而呻吟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已經衰落，無力的中間黨派僅能在共產國權兩翼勢力均衡之下，苟延殘喘，而每當左右兩秤動盪的時候，終有復辟運動與勞農革命的危機進出。

在罕有的大震災中損失八十萬萬富力與十萬人命的日本的資產階級，正困於財政的破產，定出過激法案而襲擊無產階級時，在英吉利方面，却曾組織世界最初的勞動黨內閣。然而由麥克唐納所代表的第二國際的改良政策，其不能有助於勞動者根本的解決，不僅英吉利的無產階級知道，即英吉利的資產階級還更能清楚地知道。

在開第十三回的所謂新倫敦會議時，雖因採用了所謂道威斯計畫，似乎通過了賠償問題的難關，然而這決不是歐羅巴復興的曙光，不過是美國銀行團的魔手捉住了德意志經濟的心臟罷了。

中國割據的英雄們正在以列強帝國主義為背景而投身於時代錯誤的內爭時，中國的新青年與勞動者，已與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接合在一起了。

要之世界的形勢已趨於混沌；但也不是怎樣茫無頭緒的混沌，而是逐漸地趨於兩大勢力——世界帝國主義的反動與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對峙。這一狀態的結局如何，似乎是誰也不能預斷吧？

然而我們——在此通觀人類全部的歷史，而理解社會進化必然法則的我們，至少可以說，現在的世界也正跟從同一歷史的法則而在進行着。

卡爾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敘述他那唯物的歷史觀時已經這樣地說過：

‘在今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所生的產業關係，是成就社會生產最後的敵對形態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胎內所成長了的生產力，同時造成廢止這個敵對所必要的物質的條件。因此，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組織，是終結人類社會的前史的。’

實在，人類社會的前史如今正在告終。資本主義自身內在的矛盾，造成世界混沌的現狀；且正於其中萌芽着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不久無產階級的

世界革命完成的時候，才得寫述世界人類史的本文。

那是無論是國際戰爭或是階級鬥爭皆將滅迹，而表現社會生活絕端調和的歷史。那是無階級無掙取的勞動生產共和國，一切人類得自由地各盡所能的社會之歷史。在那個社會裡，民族的差異與性的差別，將決不成爲侮蔑與反感的原因。科學的文明也將不復是人類間相互殺戮的手段，而是專用爲人類支配自然的工具。由此，可怖的傳染病也將要絕迹，地震與水旱的天災也得預防。社會的生產力不斷地進展，所有的人類皆可一律享受幸福的生活。而現在因貧困所生的種種悲慘與罪惡，我們也將如忘却太古半獸的野蠻人生活般而全不記憶了。要是在這樣未來的時代，人類的文化將赫然有如太陽的光輝，個性的榮華，也將燦然有如春花的爛漫。

我們根據過去十六萬萬年間世界進化的形迹，當這人類前史行將結束的時候，來作如上關於未來的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預想，敢信決不是夢囈。

請看明日的世界，竟是誰固的天下？